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18年·第5期·总期: 135+ S\$5.00

源



许梦丰 “种花”

- 曾孙女张美春心目中的张永福
- 淡妆浓抹话芽笼
- 旧禧街警察局
- 新加坡的木炭业
- 从古代马来兵器谈起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主办机构
Organis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联合早报
LIANHE ZAORAO

短片有爱，新加坡派
Our Singapore Style, Your Singapore Story



我的新加坡派
MY SINGAPORE STYLE
微电影大赛
MICRO FILM COMPETITION

报名截止日期 Registration Deadline: 15/11/2018
呈交作品截止日期 Submission Deadline: 01/02/2019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http://microfilm.zaobao.com/2018/>

组别：公开组、学生组、海外组
Categories: Open, Student, Overseas

总值\$32,500的奖金等待领取
Up to \$32,500 cash prizes to be awarded



扫描QR码了解更多详情
Scan QR Code For More Details

支持机构
Supported By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新加坡以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可见，新加坡人大多是爱花的。

但这些爱花的新加坡人您是否真正的认识 and 了解？《许梦丰“种花”》一文，可让您一睹爱花人的真情实感。“种花”其实只是一个“隐喻”。从微观的“一草一木”到宏观的“花园城市”；从个人的种花，到国家行为层面的种植；从“爱花”到“爱画”。文章以小见大，写出了花园城市与“爱花人”的人文情怀。

城市少了“种花人”，城中的风景，无疑是单调乏味的。试想：一座只剩下钢筋水泥而没有绿意的城市，您愿意置身其中吗？“种花”可隐喻文化的耕耘，而“文化”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城市的灵魂是人和这个城市血脉相融所形成的人文景观；是居住或曾经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与物所建构起来的城市基因。因此，《再接再厉谱新章——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暨执委会就职》一文中所提及的离任会长蔡天宝、新任会长陈奕福以及全体理事；《水印韶光，色绘行踪》一文中所采写的白荣盛；《白云间的秦淮河》一文中所描述的秦淮，无疑都是我们这座城市中的“种花人”。

我们不但要认识“种花人”，也要建构和剖析我们的城市基因。所以，无论是“古代的马来兵器”、还是“潮起潮落的木炭业”；无论是“茵茵芳草传承的华族文化”还是“淡妆浓抹的芽笼景色”抑或是“旧禧街的警察局”，这些与这座城市相关的故事就是一个一个的文化基因，它等待着我们去梳理、发掘、甚至重构。

是的，我们已经有了花园城市的美誉。我们要赏花，要让这个城市万紫千红、桃李争艳乃至国色天香，必须先学会种花！

2018年·第5期·总期: 135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周兆呈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李叶明 徐李颖

■ 总编辑 ■

谭瑞荣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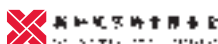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5/02/2018

■ 出版 ■

2018年10月

支持机构:



目录。

- p.4** 先贤后裔 曾孙女张美春心目中的张永福 莫美颜
- p.8** 纵横南洋 从古代马来兵器谈起 黄兰诗
- p.12** 旧貌新颜 淡妆浓抹话芽笼 李国樑
- p.17** 传统行业 新加坡木炭业的潮起潮落 陈伟玉
- p.20** 城市生活 茵茵芳草传承华族文化 沈蕊蕊
—— 记南大社区芳草园
- p.22** 百年沧桑 “情牵”和“创意” 沈蕊蕊
——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160周年会庆
- p.26** 南洋风情 笨珍情缘 流军
- p.28** 总会专递 再接再厉谱新章 欧雅丽
—— 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暨执委会就职

p.12 旧貌新颜





p.22 百年沧桑



p.36 人物景点



p.42 建筑情缘

- p.30 总会专递** 伦敦档案所见中英在南洋之外交博弈 李宜幸
- p.32 国际之窗** 宗亲文化在马尼拉绽放异彩 欧雅丽
——记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
- p.34 艺文脉动** 寻拾珠簾梦卷的优雅与精致 陈庆
——记旅法画家贾鹃丽和她的新加坡画展
- p.36 人物景点** 许梦丰“种花” 林高
- p.40 杏坛岁月** 保护伞 尤今
- p.42 建筑情缘** 旧禧街警察局 虎威
- p.44 星洲绿话** 射干——披着花豹衣的芳草 李喜梅
- p.46 文坛掠影** 白云间的秦淮河 齐亚蓉
- p.50 艺术长廊** 水映韶光 色绘行踪 邹璐
——新加坡第二代水彩画家白荣盛
- p.54 华语华文** 新加坡给华语安上词式文本的翅膀 汪惠迪
- p.56 医药保健** 你的膝关节退化了吗? 李日琳
- p.59 学海拾珠** 问题小说在新马 陈耀泉
- p.62 本土文学** 你说去看海 孙宽



曾孙女张美春

心目中的张永福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张永福(1871~1957)的曾孙女张美春(65岁)便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从青春少女到步入乐龄，张美春不曾中断过对家族历史的搜寻。她的理由很简单：那是自己的根。

认识家族历史从晚晴园开始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深刻变革和剧烈动荡之中，孙中山所发起的革命运动不但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还获得一群热血华侨的热烈响应，其中张永福和陈楚楠是本地辛亥革命人物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名字。他们是最早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本地人，分别在孙中山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担任过会长和副会长的职务。张永福还把与五弟合买供母亲陈宝娘颐养天年的别墅晚晴园借

出来供同盟会使用。

70年代初，张美春初访晚晴园。当时经朋友介绍，张美春正与陈天国交往(两人现为夫妻关系)。那时就读于新加坡工艺学院的陈天国，有一名好友的父亲是晚晴园的看守员，他因此经常到晚晴园会友。一次他也带张美春去，陈天国与一群友人在那里搓麻将，张美春觉得无聊便随处走走看看。

当时的晚晴园已是一座对外开放的纪念馆，馆内设有图书馆和展览室，展示孙中山的遗物及相关的历史图片和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的遗物。走着看着，咦，怎么高祖父张礼、曾祖父张永福等祖先的名字也出现在展览之列？张美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里就是晚晴园。

于1994年被列为国家古迹的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便人去楼空，还一度卖给一名印度商人，几番转折

后李光前等人于1937年将之买回，并交由中华总商会管理，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张美春说，历史是求学时代她最爱读的科目之一。由于她念的是英校，又受英国殖民地时代历史观念的影响，学校教授的都是西方历史，她对东亚史特别是中国史一无所知。而每当她想向父亲多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时，总是受到父亲的阻挠，不许她多问。晚晴园的“发现”对张美春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她捉住这条重要线索不放，与晚晴园保持联系，不断挖掘。她还因此结识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已故前馆长冯仲汉，从他那里得知更多有关曾祖父张永福的生平事迹。

了解家族历史就可以寻找自己的根，就知道自己是谁。除搜寻家族历史，张美春还带姑婆张茂迪到晚晴园参观。张茂迪是张永福与第二任妻子陈淑字所生，她后来嫁到槟城，还积极投身当地的社会福利工作，担任过槟城女子青年会会长和家庭计划协会会长，晚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一个老人退休村生活。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她虽已高龄97，还接受本地媒体的访问。她几年前已过世。

据知，张茂迪很重视家族历史，曾在1995年11月整理了一份族谱，由于张永福有多名妻妾，这份族谱也许并不完整，却是一份了解这一家族的宝贵资料。张茂迪还带头组织家族聚会。每当家族聚会时，张茂迪就会从槟城到新加坡来在一名小辈家里小住，这名小辈家靠近贵都大酒店，因此那里一度成了张家后人聚会的场所。张永福后人众多，且分居世界各地。张美春说，2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住在本地的家族成员每三四个月都会聚会一次，以保持联系。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一部分素未谋面的张家后人还首次在新加坡聚首认亲戚。

如今张美春已与晚晴园结下不解之缘。她和丈夫陈天国(69岁)都是晚晴园的常客，经常出席晚晴园主办的活动，有时还偕同儿孙同往。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张美春说：“我为自己有一个和孙中山关系密切的曾祖父感到骄傲。”张美春也很乐意跟媒体配合，提供他们有关张家的资料，比如1995年新加坡宗会馆联合总会要编纂《新华历史人物列传》征求资料时，她就主动与主编柯木林联络。不久前她还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张永福。

张永福，祖籍广东省饶平县，在新加坡土生土长，早年投资树胶业，创立胶鞋制造厂，生产网球鞋。据一名历史工作者考证，张永福经营的平民鞋厂总发行所地址是桥北路119号，现为柏龄大厦Bata鞋店所在。当时张永福的鞋子生意相当有规模，除设总发行所还分别在禧街19号和桥北路14号设发行所。20世纪初张永福与陈嘉庚一样垄断了新加坡的胶鞋制造业，张永福因此奠定了从事革命事业的经济基础。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晚晴园创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张永福出任副会长。同盟会于同年6月改组，张永福当选为会长，追随孙中山搞革命。20年代中期张永福回潮州祖乡，并担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汕头市市长等要职。张永福回新后，深居简出，1957年在香港去世。



张永福

张永福不许女儿参加政治活动

张美春说：“从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张永福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他大可不必这样做的，但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做出了不少的牺牲。”

的确，张永福为辛亥革命注入满腔热血，甚至放弃个人的利益，可是晚年却因加入昔日革命伙伴汪精卫的中央政府而被贴上汉奸的标签。这也是张美春的长辈们不愿提起的一段伤心事。

张美春记得，父亲生前不喜欢家人在他面前提起张永福，从姑婆张茂迪的回忆录中她发现张永福也不希望其后人参与政治活动。

张茂迪在回忆录中说，父亲冒着得罪英国殖民地政府，失去人身自由和自己的生意可能受影响的风险支持孙中山，为的是希望看到一个民主中国的诞生。相信张茂迪曾因父亲被指为汉奸而困扰并努力寻求答案。在回忆中她说，当时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馆长冯仲汉曾向她保证张永福不是汉奸。冯仲汉认为，张永福的想法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不希望更多的流血事件发生，更不希望中国沦为外国人的殖民统治中。在回忆录中张茂迪也表示能理解父亲不要她参与任何政治活动的苦衷。

张永福去世时，张美春不过五岁。问她曾祖父曾被指为汉奸的看法，她回答：“曾祖父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一套做法和想法。”

在张美春眼里张永福是个了不起的长辈。他非常支持女学，并付诸行动，于1917年与陈楚楠、庄希泉、林瑞轩、黄肖岩等人发起创办公立南洋女学校就是一个明证。该校就是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的前身。1921年张永福还出任该校总理。

除了兴办学校张永福也很重视自己女儿的教育。他让长女张舜琴到英国伦敦法律协会修读法律。张舜琴没辜负他，成为新加坡第一位女律师。即使后来受到1929年到1933年间世界经济大萧条，胶价暴跌的冲击，张永福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他仍把另一名女儿张茂迪送到香港深造。

张美春说，曾祖父思想前卫，且不重男轻女。张美春结婚时张家回拒男方送来的聘礼。她和陈天国育有一男一女，女儿继承了家族的遗传基因当上律师，她出嫁时他们也没接收女儿夫家送的礼金。后来张美春在张茂迪的回忆录中发现，张永福嫁女儿时有不收聘金的习惯。张美春认为，曾祖父这么做表示他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没想我们的见解跟曾祖父如此一致，这就是血脉相承，心灵相通吧？”

张永福对宗教一样抱持开明态度。他不信鬼神，也不排斥基督教，还不顾母亲陈宝娘的极力反对，把当女儿般养育的侄女张漱珠许配给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卢本立。张漱珠是50年代本地妇女界社会名人，担任过新加坡女子青年

协会会长，曾被赐封为太平绅士。

开通的宗教观也体现在张美春和陈天国的婚姻上。张美春是佛教徒，陈天国是基督教徒，但不同宗教信仰并没动摇他们要共结连理枝，白头偕老的初心。如今两人的儿女已成家立业，还为他们添了一对男女孙，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以第一代本地人的后裔为荣

张永福的父亲张礼1833年出生于新加坡，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母亲陈宝娘是印尼门托克(Muntok, 又名文岛)甲必丹之女。张永福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但据张美春了解，曾祖父非常注重保留华人传统文化，家人之间都必须以家乡的潮州话沟通。从照片中张美春发现，曾祖父爱穿中式长袍，这是他要保留中华文化的另一方式。另有报道，张永福甚至为受英文教育，不懂华文的孙媳妇林佩琼聘请补习教师，教她中文。

张美春对自己是第一代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的后裔感到非常自豪。她说，从高祖母陈宝娘的遗照来看，身穿传统娘惹装的高祖母显然具有本土族裔血统，所以他们是土生华人。张家后人多受英文教育，生活西化，比如张美春跟西方的小孩一样小时候就有生日蛋糕庆生，在许多小女孩只有简单的家家酒玩具或塑胶洋娃娃的年代，她却能拥有一个英国制造的，约一英尺高的泰迪熊。现在回忆起来张美春脸上仍难掩幸福的笑靥。

同时张家后人也跟土生华人一样沿袭着华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习俗。比如每逢农历新年，张美春家的后辈都得下跪向长辈拜年。张美春和夫婿陈天国跟母亲拜年时也如此，孩子和孙子跟他们拜年也一样。这与许多本地华人站着以橘子向长辈拜年很不一样。

现在过年到处都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新年糕饼，非常方便，可是张美春家仍沿袭传统年年自制土生华人糕饼，如黄梨挞、小蛋糕、绿豆饼、鸡蛋卷还有牛油蛋糕等。连张美春的女儿也不例外，她工作忙碌，为了继承传统，新年前往往制作糕饼到午夜。此外，出席盛大节庆或典礼时，张美春仍爱穿纱笼可峇雅和珠绣鞋，她还珍藏着一套娘惹前襟银饰。这都是张家后人对土生华人习俗的一份坚持。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在张美春家晚辈必须下跪向长辈拜年

Impressions of Teo Eng Hock

Reminiscences of Rita Teo

Rita Teo, great-grand daughter of Teo Eng Hock (1871 ~ 1957) could not remember the exact year in which she developed a deep interest in her family's history. She has been ceaselessly researching since very young till now, aged 65 years. Her reason is simple – this is for her roots.

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a was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turmoil. Dr Sun Yat Sen'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d not only embroiled all of China and also stirred the blood of overseas Chinese patriots. Among these, the names of Teo Eng Hock and Tan Chor Lam were prominent for their support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y were the earliest advocates from Singapore to support Sun Yat Sen by forming the Tong Meng Hui. Teo, who had bought Wan Qing Yuan villa for his mother Tan Poh Neo's retirement then allowed the Tong Meng Hui to use the villa.

In the 1970s Rita Teo first visited Wan Qing Yuan Villa with her friend Tan Tian Kok, who used to frequent the Villa as a friend's father was the watchman (they are now a married couple). Tan frequently brought Rita to Wan Qing Yuan which was then a memorial building with a library and historical artefacts displayed within. Her interest aroused when she saw the names of her forebears Teo Lee and Teo Eng Hock. Why are their names so prominent here? She made the amazing discovery of their connection with Wan Qing Yuan Villa.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 Villa became neglected and was sold to various owners until in 1937, Lee Kong Chian together with several friends bought the Villa and donated it to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By 1994 the Villa was gazetted as a national monument and named as SUN YAT SEN NANYANG MEMORIAL HALL.

Rita Teo loved history since her school days, but had very little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due to her English schooling background. When she asked her father about the family's history she was always invariably denied any answers. But ever since her "discovery" in Wan Qing Yuan she was determined to follow this precious thread of connection with her family. This led her to link up with the Villa's Supervisor, the late Foong Choon Hon who opened up many details of the lives of Teo Lee and Teo Eng Hock.

The knowledge of one's family history is through the search for one's roots then to understand oneself. Rita Teo sought out her grand aunt Teo Moh Tet (Teo Eng Hock's daughter from his second wife) who had settled down in Penang after her marriage, and active in social and welfare work. In 2011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1911 XinHai Revolution, she was interviewed by the local media. She passed away a few years ago. Teo Moh Tet loved tracing her family

history, and in November 1995 completed a copy of the family's genealogical records. As Teo Eng Hock had several concubines, this record is still not completed. From then on, she initiated a gathering of clans. Rita Teo reported that for 20 over years, family memb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athered in Singapore, and always meeting at the Equatorial Hotel. In 2011 during the centenary celebrations of XinHai Revolution in Singapore many Teo family descendants even just met for the first time.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Tan Tian Kok, Rita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most Wan Qing Yuan activities. She is proud of her great grandfather's close association with Dr Sun Yat S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hich reshaped China. In 1995, when 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published the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of Singapore Chinese", she contributed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the editor Mr Kua Bak Lim.

Teo Eng Hock's business success was based on the Rubber industry and the manufacture of rubber shoes. It was with this wealth that he was able to contribute financially to Dr Sun's revolution. When the Tong Meng Hui was formed on 6th April 1906, he was the Vice Chairman, and later voted as Chairman when the society was launched. In the 1920s, he took on several public appointments in Swatow, China. He returned briefly to Singapore but lived a very secluded life. He passed away in 1957 in Hong Kong.

His daughter Moh Tet, stated that Teo Eng Hock's contribution to China was so great, especially when he did not have to make those sacrifices for China's future. In so doing, her father had incurred the wrath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disliked Sun Yat Sen's revolution intensely and even labelled Teo Eng Hock as "subversive". But Foong Choon Hon defended him and assured Moh Tet, that her father had never been disloyal to Singapore. His intentions were to seek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in order to save lives. He also wanted China to be free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Moh Tet recalled that later ev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invasion by Japan made Teo Eng Hock very disillusioned. Rita recollected that her own father did not allow any discussion of Teo Eng Hock and forbade his children from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oday, Rita Teo remains happily married. She is a Buddhist and her husband is Christian. Such religious harmony is a value much treasured by Teo Eng Hock.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从古代马来兵器谈起



文图 · 黄兰诗

步入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拉” Singapura (狮子城)展厅, 访客往往会被陈列在墙上展示的一门精致马来炮(见图1)吸引住。火炮被设计成一条凶猛的鳄鱼形状, “鱼尾”是装填火药的后膛, 张开的狰狞“鳄鱼头”则是炮口。细长的炮身上不仅雕刻有各种野兽花卉图案, 还“背”着一条小鳄鱼, “小鳄鱼”的后边更排立着各种灵动可爱的小动物。精美的艺术和凶恶的兵器, 形成鲜明对比, 却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独到的匠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展品不禁唤起人们对古代马来兵器的好奇心, 使人浮想起古代兵戎相见的场景。

通过考古发现, 早在16世纪初叶葡萄牙攻占马六甲

时, 当地的土著已经懂得用炮, 这种炮可以发射石弹和铁弹(见图2)。据称当时马六甲城内有很多铜和锡, 也有精良的制炮工场。实际上不仅马六甲的马来人, 包括周边的亚齐和爪哇等地, 都知道使用小炮作战。中国明代使节郑和访问爪哇时, 也记载了当地土人在举行婚礼时放小炮的情形。这说明古代马来族已经精通制造火炮的技术。

除了炮以外, 马来人也善于使用其它兵器, 其中用得最普遍的是一种马来短剑(Keris)(见图3)。如图所示, 这种双刃短剑呈波状, 其功能通常是用来捅刺敌人, 而不是砍劈, 杀伤力非同小可。短剑的锻造加工过程应该十分复杂, 剑身、剑鞘和剑柄都富有各种装饰,

做工精致。与一般的短剑相比，这种短剑的特征也是一目了然的，即除了剑柄之外，没有护手的装置。如果武艺不精，使用时很容易刺伤自己。关于马来短剑，在马来群岛间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短剑不仅作为传家之宝代代相传，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更特别的是马来世界的原住民都相信它具有一种魔力。据说剑身采用十多种金属包括镍和陨石铁等打造，也许因为其成分包含天上掉下来的陨石铁，使其身份增添另一份神秘感。一般认为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即印尼东爪哇“信河沙里”古王国(Kerajaan Singhasari)时期或更早。比方在印尼九世纪初的婆罗浮屠(Candi Borobudur)和巴兰班南(Candi Prambanan)的建筑中一些雕像和浮雕都有类似于马来短剑的影子。大概正是有这种特殊“身世”，马来短剑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印度尼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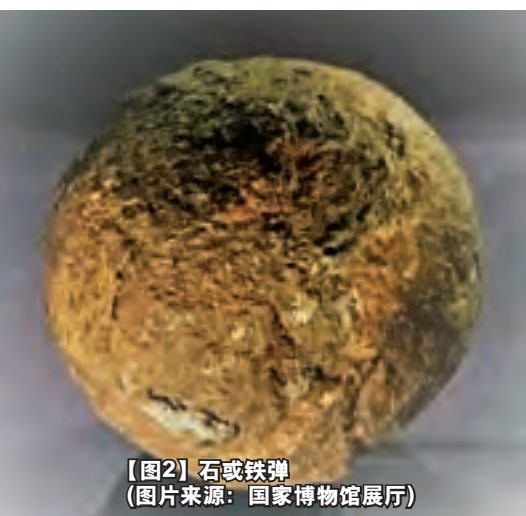
马来人的原始武器，最致命的莫过于“吹矢筒”(见图4)，这种吹矢筒的射程可达30多米，发箭准且无声。矢头一般涂有毒药，据说该毒药含有马钱素(Loganin)，中箭者不采取急救措施，必痉挛呕吐而丧命。急救方法是立即将中毒部分挖去，如此处理后能活过两个小时者，则有望生存。有趣的是，土人自备的解毒药膏，秘方竟是将小虾用盐腌制日晒后制成的虾酱。笔者姑妄揣度，此救命良药很可能就是时下马来餐桌上的美味调料“马来栈”(belacan)。

制作上述各种“狠毒”的兵器，当然是出于实战的需要。根据一般的见解，在公元15世纪以前的东南亚，

战争基本属于地方性的，规模也不大。尤其在新、马、印尼这一带，实属千岛地势，“国家”的概念多是以不连贯的疆界来划分，而早年的政体，并非以领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原住民过着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当然，他们不是在草原上，而是在海上“游牧”。当时，本区域土地资源丰富，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竞相控制掠夺的主要对象，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因为统治者若要施展其壮志抱负，必须保证有充足的子民生产粮食，制造武器和工艺品等。在地广人稀的马来群岛，人是至为宝贵的“资源”。以上兵器应该普遍使用于这种争夺人口的战争中。

马来群岛岛屿星罗棋布，随处可见港湾海峡、溪流浅海、礁石沙滩、灌木丛林等，便于掩护躲藏，具有逃避追击、进攻退守的优势。遇到攻击时最常用的战略，就是撤营走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游走于岛屿之间另行开辟新天地，成为古代东南亚特殊的作战模式，特别是像新加坡这种沿海岛屿地区。而其中喜好征战而“游猎”于海上的一些群体，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南洋海盗”。

中国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在海外诸国见闻，对于新加坡沿岸的海盗有所描述。书中提到“当中国商船越此地而西航时，居民任其自由通过，并不为难。但当商船回航至克里魔岛(即现在印尼的Pulau Karimun)，则船中商人必须作抵抗火箭之种种预备，盖常有贼船二三百艘，前来进攻抢劫也……”这段文字，既告诉了我们当时海盗出没十



【图2】石或铁弹
(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展厅)



【图3】马来短剑(Keris) (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展厅)



【图4】“吹矢筒”（图片来源：《星期六》第26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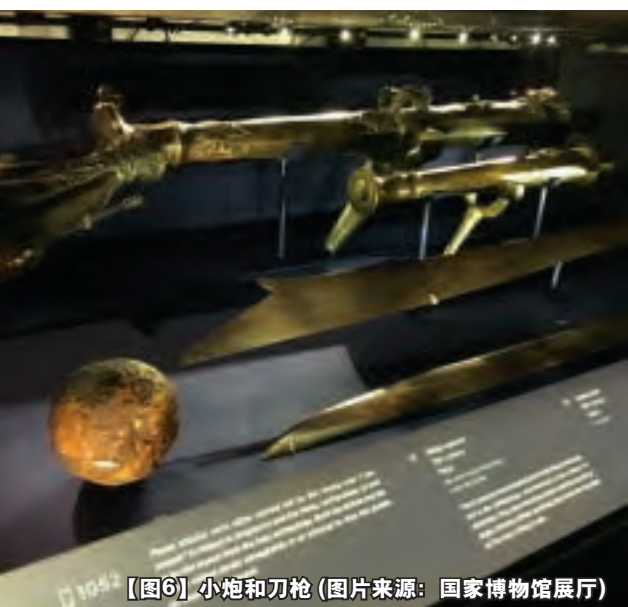
【图5】苏禄群岛的拉能族(亦称依拉农族, Lanun/Iranun)
(图片来源: 国家博物馆展厅)

分频繁, 规模惊人, 也让我们看到了使用的武器——“火箭”。这“火箭”大概就包括前述鳄鱼状火炮。而《阿都拉传》里对南洋海盗的描述更叫人毛骨悚然: “当时别说是人, 就是魔鬼经过新加坡海域也会害怕, 因为那里是海盗的温床, 他们甚至把别处抢劫来的船只驶来新加坡, 在那儿分享掠夺物, 杀人或为了瓜分财物而自相残杀。那些在船上的吐蕃, 他们的习性如野兽……”

数百年前马来群岛的海盗, 分为几个不同族群, 其中最著名的是源自苏禄岛群(现为菲律宾的一个省——苏禄省)的拉能族(亦称依拉农族, Lanun/Iranun)(见图5)和巴拉尼尼族(Balanini)的海民。据说这里的海盗所用的船从40到100吨, 每次出航打劫, 船队由上百艘船组成, 阵容浩大。海盗们一遇商船便蜂拥而上, 把货物搬运到贼船, 将商船击沉。船员连同贼赃被当作奴隶运到菲律宾的苏禄市贩卖, 当地的首领会抽取货品价值的十分之一。

其次是马来半岛的马来族海盗。与前者相比, 马来海盗的船只比较小, 一般6到20吨, 武器是土人自制的弓箭、小炮和刀枪(见图6)等。小炮是一种回旋炮, 可向不同角度扫射, 由于体积小, 经常被安装在马来船只的栏杆上。马来海盗船多时大约有三四百艘, 分成好几队, 每一队由一总司令指挥, 风顺时出海抢掠, 天时不适则在海港内捕鱼结网。由于船小不宜远航, 海盗船在马来半岛和廖内群岛一带活动, 倘若碰到拉能族或巴拉尼尼海盗, 就会上演黑斗黑的激战。海盗们抢得的赃物, 通常在吉里汶岛(Pulau Karimun)的加冷市(Galang)变卖, 与苏禄市一样, 吉里汶的苏丹也抽取货税。

这种情形直到19世纪依然如故。究其原因, 在于南洋的一些土著把海盗视为正业, 他们并不认为当海盗是犯法或不名誉的事。据称1850年婆罗州(今日的Kalimantan)西北, 拉能族的一个领袖被捕时, 就曾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并没犯罪, 因为祖宗几十代都从事海盗行业, 这也是一门生意。族人相信这种在海上“游猎”, 是男子汉们所应当追求的职业。



【图6】小炮和刀枪 (图片来源: 国家博物馆展厅)



【图7】国家博物馆里展示的有关石版画

英国人来到新加坡时也碰到同样的情形。据说苏丹胡新曾经向莱佛士诉说自己生活费入不敷出。莱佛士表示愿意为他建造一间店铺, 这样他可以像英国人一样做买卖赚取“外快”。苏丹和天猛公听了后笑着说: “那不是本皇族的习俗, 经商是我们皇族的一种耻辱。”莱佛士听了脸色变红, 但还是微笑地说: “苏丹殿下, 我对这种愚蠢的习俗感到惊奇, 怎能说经商是一种耻辱呢? 难道抢劫反而不是耻辱?” 苏丹回答: “抢劫已经成为传统习俗, 因此不是耻辱, 不过那也不是始于马来人……”《阿都拉传》里有关英国人和本地马来领袖的这段对话, 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当时当地人的另类道德以及价值观。

欧洲商船的到来使海盗们碰到了克星。与易于下手的东方商船不同, 欧人的船体较大, 武器先进, 难占便宜。例如1807年, 3艘拉能族海盗大船在爪哇海遇到英国单桅帆布军船“胜利号”(Victor), 误以为是普通商船, 大大咧咧地向其靠拢, 部分海盗甚至不慌不忙地爬上“胜利号”准备搬运货物。突然间, “胜利号”向海盗船开火, 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 海盗死伤80多名, 英方也失去了30多名船员, 先进的火炮战胜了原始兵器。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政府, 对于横行于马来群岛的海盗, 无不恨之入骨, 虽力谋对策, 终因兵力不足, 无法在广袤的海面展开而尽护船之责。国家博物馆里展示的一幅石版画(见图7), 描绘了英国“三宝垄”号

(HMS Samarang)在1844年遇上大型海盗船袭击的情景: 阵容强大的海盗船队对垒孤零零的英国小船。这幅画既传达了英国船员英勇反击海盗的决心, 也突显了海盗们的“嚣张气焰”。

时至汽船的发明, 海盗呼风唤雨的日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汽船军舰代替了以往的帆船军舰, 船只不再受风向和风力的影响, 可以自如行驶对抗、打击海盗和清剿巢穴。英、荷两国政府还携手合作, 利用炮舰在海面巡逻, 检查来往船只, 有些海盗船尝试冒充商船浑水摸鱼, 但大势已去无法作为。据说, 当汽船最初被用来对付海盗时, 海盗从未见过会冒烟喷雾的汽船, 以为是商船失火, 想趁火打劫, 结果飞蛾扑火, 自投罗网, 被军舰大炮一一击沉, 在海盗没落史上留下一个笑柄。

沧海桑田,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现在只剩下这些武器默默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 似乎仍想给访客讲述昔日的辉煌。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参考:

- 1 余寿浩: “横行南洋的海盗”《星期六》第295期, 1955年
- 2 予生: “马来亚古时的武器”《星期六》第269期, 1954年
- 3 大卫译: “婆罗州吐蕃的吹矢筒”《星期六》第201期, 1953年
- 4 陈新才、张清江翻译: 《新加坡历史原貌》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011年
- 5 杨贵谊翻译: 《阿都拉传》热带出版社, 1998年
- 6 Discovery Channel: “Enigmatic Malaysia Keris”, 2011年

芽笼19巷的江夏平心阁别出心裁，门柱上还有锡克族警察驻守



淡妆浓抹 话芽笼



文图 · 李国樑

芽笼的地貌变迁

芽笼的店屋有约80年历史，芽笼路和40多条宽敞的“小巷”（lorong）有商店、食阁、社团、庙宇、妓院、赌档、榴梿摊等，多年来共同打造着平民化的市容。近年来多添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美食，各地的流莺，廉价酒店和私人公寓，亦正亦邪中展现了独特的都市风情画，几乎成为早年牛车水的翻版。如果芽笼太“干净”，可能就跟一般老城区无异了。

芽笼“单双”有序。殖民地年代，芽笼路两旁屋子的门牌一边为单数，另一边为双数，二楼为A，三楼为B，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个传统。此外，芽笼其中一段双数巷乃流莺之地，我曾经步行到坐落在双数巷的某所

会馆时被地头蛇误会为寻芳客，殷勤地邀请我入屋看泰妹，我笑言出现在芽笼非为色，竟然招来暧昧的目光。

上世纪60年代初，建屋局发展河水山，将多余的泥土运到加冷盆地填河。实验成功后，大巴窑这个正在建屋的丘陵区的泥土都运到加冷，充分发挥了现代愚公移山的精神。芽笼3巷甘榜韭菜的水上人家随之消失，加冷河畔的组屋和轻工业区取代了原来的村落、火锯场和砖窑。

甘榜韭菜原名甘榜国专，马来人搬进来后才易名。甘榜原址显然跟李光前有关，因为李光前往往往以父亲的名字为地方、学校等命名。追溯之下，原来芽笼三巷由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开发，后来李光前接管岳父的业



光绪二十七年的重迁福德庙碑记，显示加冷河畔的沙冈福德祠可追溯至同治初年(1860年代初)

务，树胶厂运作至上世纪80年代。

甘榜韭菜的居民原本住在加冷河口，称为加冷人(Orang Kallang)，早在莱佛士登陆前已经在河上生活。1930年代兴建加冷机场时，多数居民搬迁到友诺士的马来村，少数往河的上游迁徙，持续着世代以来傍水而居的生活，从30户增加到300户人家。

沈氏通道的组屋所在地原为沙冈村，唯一受保留的万山福德祠(创建于1860年代)为昔日沙冈村的活动中心。晚上凉风习习，村民聚集在庙前粗壮的大树下，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说书先生讲古典小说。在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说书先生和酬神戏扮演了传达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火患的威胁

早期芽笼路以北的亚答屋一家挨着一家，火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53年芽笼3巷的火患，随着风势蔓延至

17巷，将近600户人家流离失所。1958年，芽笼3巷发生了另一场大火，亚答屋区化为焦土，并引起人命伤亡。甘榜韭菜跟灾场隔了一道3米的河道，免受波及。

当时除了红十字会、蓝十字会和热心的社会人士参与了安顿灾民的工作外，各政党都如火如荼地投入赈灾。工人党在灾区旁的分部搭建帐篷，呼吁路人慷慨解囊；自由社会党市议员梁苏夫人征求加东选区的加东奥迪安、乐斯和好莱坞戏院开映前向观众筹款；劳工阵线在临时收容所慰问居民，鼓励党支持者捐赠善款。由人民行动党王永元领导的市议会则推出了志愿消防队计划，在救火车抵达前，先让乡村青年负起第一线的救火任务。

沙冈村除了成立志愿消防队外，亦在万山福德祠前兴建了一座瞭望台，充分表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这类民间组织在昔日新加坡是相当普遍的。

南侨公学的温情

战后的年代，新加坡各地纷纷办起民间小学，让战争失学的孩童重回校园，芽笼地区也不例外。自小在芽笼居住的杨赐福，于上世纪60年代末报读了芽笼23巷的南侨公学。

学校占地不大，设计简单，每个角落都物尽其用。譬如校园前方比篮球场还小的洋灰地是同学们游戏追逐的空间，也是举行升旗礼和周会的场所。校园后侧一栋砖块洋灰砌成的小屋子，分隔成课室、教职员办公室、会客室和休息室。全校唯一的“图书馆”就是放置在休息室内的小小书橱。

学习生涯中让赐福印象最深刻的是收集了许多华文小故事书和伦理课本，潜移默化下奠定了他往后处事待人的基础。乒乓室则栽培了一批挤入全国三甲的乒乓好手。由于学校人丁不足，必须跟附近的快乐、华农、菩提等九所学校联办常年运动会，场地还是跟附近的中正总校或麦波申中学租用的。

甘榜学校的同学多数来自同一个邻里，彼此都很熟络。到了高小的时候，还会自发地举办联欢会，和蔼可亲的老师常邀请同学们到住家做客。一些昔日同窗还会聚在一起打乒乓，大板扣杀不减当年勇。

温洪光自小跟着父亲到吉隆坡生活，回新报读小一的时候，学校早已开学了。洪光的外公以为身为广东

人，报读大门楼(Club Street)广东人创办的养正学校一定十拿九稳，谁知道养正学额满了不收生。到附近英校报名亦被拒于门外，只好到南侨碰碰运气。洪光并没有辜负校长给他的机会，每年都名列前茅。校长甚至骑着脚车，载他到牛车水申请会馆奖学金。

赐福印象中的芽笼生活还有“三怪”：其一是有些住家有自来水，有些则必须到公共水喉排队，原来那些没有自来水的屋子是非法搭建的；其二是好些居民都是半夜三更搬家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躲避大耳窿；其三是看电视的家庭不多，电视的声音格外迷人，小伙伴们将邻居的屋子挤满了，索性站在窗框上。当时的电视好像巨无霸，藏在大大的拉门橱柜内，等上一分钟才听到声音，两分钟后才出现影像。

附近的快乐世界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快乐天堂。儿童节到了，学校安排学生到快乐世界体育馆看表演，同学们还会成群结队，到游戏摊消磨一个下午。

快乐学校

提起快乐学校，昔日的芽笼街坊都记得舞女办校的传奇。虽然学校跟其他华校一样消失了，芽笼14巷67与69号原校址仍为校友保留住旧时光。

和平后翌年，在快乐世界当舞女的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发起创校，众姐妹出钱出力，学校就这样成立

了。她们出身贫寒，将心比心，希望孩子们别沦落街头，期待快乐学校为他们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学校成立的首几年，学童入学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提供，日常运作费则由快乐世界老板李玉荣(李光前的胞弟)、董事部和热心人士赞助。毕竟形势比人强，学校无法应付庞大的开销，只好放弃义学的方针。此时，校董已经全面改组，不是创校时的舞女班底了。

80年代初，快乐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售卖校舍所得的40万元，分赠给十多间学校和团体，将办教育行善的初衷贯彻始终。

繁华世界

芽笼路靠近市区有一片空旷的青草地，细数繁华梦，红尘烟雨中。1936年创建的快乐世界游艺场(1964年易名繁华世界)坐落在绿茵的草地上，跟新世界和大世界共列新加坡的三大世界。和平后，李玉荣投下巨资重建快乐世界，设有游乐场、放映中文片的新快乐戏院、胜利戏院、银国戏院、舞厅、夜总会、餐馆和百货商场。除了亲子与娱乐外，三大世界也是拍拖、相亲、婚宴的最佳场所，霓虹灯照耀一夜的繁华。

快乐世界最独特之处就是有座被誉为东南亚最佳的有盖体育馆，可容纳七千名观众。上世纪50年代本地传统大戏最风光的时期，香港的粤剧团多次前来本地，为广惠肇留医院及灾民筹款。没有演出的日子，体育馆则举行各类集会和体育赛事，如拳击、摔角、篮球赛等。

风云迭起的争取自治与独立的年代，人民行动党闹内部分裂，13名国会议员退党另起炉灶，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于快乐世界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初期，社阵具有庞大的草根基础，获得三分之二的工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1966年，社阵放弃了国会议席，选择街头抗争，自此支持率每况愈下，最后曲终人散。

潘先并是早期新加坡唯一的国际篮球裁判，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主吹过多场赛事。当时民间盛行打篮球，有些球迷反应过烈，向裁判丢饮料，骂裁判“吃钱”等都是常事。潘先并透露有名正业为警察的裁判为了自身安全，甚至偷偷带着手枪上阵，被他苛责了一番。当时的球队都是业余性质，亚电、新航、工商校友、城隍庙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强队。球员年纪大了，后继无人，体育



二战后的快乐世界

会才跟着沉寂下来。

随着人们搬入组屋区后，电视电缆渐趋完善，留在家里观赏电视节目成为最大的娱乐消遣。1980年代的繁华世界开了熟食中心，举行敬老义卖等来力挽狂澜。不过，世界不论多大(大世界)、多新(新世界)、多繁华(繁华世界)，都敌不过大环境的变迁，无声走入史册。

中日战争与新加坡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文艺团体纷纷南来为战争筹款。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抵达新加坡，在三大世界轮流演出，节目有《八百壮士》、《长城谣》、《放下你的鞭子》等，新马侨汇支撑了中国的战争经济。合唱团的团员田鸣恩和李豪日后来到新加坡定居，促进了本地音乐活动的发展。武汉合唱团还是由李豪命名的呢！

本地华社对援助“祖国”抗日充满热忱，协助徐悲鸿筹办抗日救国赈灾画展，让他开拓了艺术的空间。芽笼35巷的江夏堂为徐悲鸿的寓所，在这里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本文跟大家见面时，江夏堂已经在人间蒸发了。

1939年，徐悲鸿在江夏堂构思了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中人是中国演员王莹。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后来易名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的名义南来，在

新马展开两年的巡回演出。所演出的剧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徐悲鸿亦为时任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画了一幅肖像，由本地侨生集资送给总督。画中人显得忧心忡忡，可能担心战火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攻入马来亚时，他有机会乘船离开，不过他选择与民同在。新加坡沦陷后，汤姆斯和夫人沦为阶下囚，跟其他战俘一起关在樟宜监狱。

老房子的故事

芽笼19巷和罗弄肉脰(Lorong Bachok)的交界处有一栋设计华丽，装饰辉煌的“江夏平心阁”，洛可可式的店屋所使用的建材如木刻、瓷砖和石膏，集合了上世纪20年代万花筒般的本地文化。木质窗户具有马来色彩，立体图像则是华族特色，锡克族警察守护着大门，铁闸门守候着旧时光。那个年代教育并不普及，许多路名都叫不出来，这些特色建筑就成为认路的地标。

芽笼路462A有间叫做Gentle Beast Art Club的画室，主人Raina的专业是建筑学，走的却是当代艺术创作之路。当她知道我是船舶工程出身时，笑称我们一度是同路人，都是Architect，只是一个在陆地，一个靠海洋生活，共同点是舍弃了原来的专业，追逐曾经拥有的梦想。Raina身为两个小孩的妈妈，曾经在孩子与艺术



Suri bin Mohyani的水彩画，为故乡“芽笼3巷甘榜韭菜(Kampong Kuchai)”定格



芽笼路462A的Gentle Beast Art Club，主人Raina放弃建筑师的正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

之间挣扎过，总觉得对孩子有所愧疚。

Raina “玩”的是材料和色彩，我颇喜欢墙壁上一幅色彩盎然的画作，就像是置身花园中，和煦的阳光向我问安，向日葵对我微笑。我无法用美或不美来形容，但感觉到跳跃的音符，人间充满希望。

古老的房子是Raina的祖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在芽笼这排店屋中共有三栋。遗产的分配是颇费心机的：三栋店屋共九层楼，每一层楼的受惠人都不一样，因此处理祖先的基业必须有商有量，取得共识下才能进行，无形中让Raina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继续艺术创作。

前人的智慧为当代人制造了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大家唇齿相依，单飞或许可以飞得很快，但群体力量才能飞得更远。这是遍访芽笼后给我的最新的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

1. 何振春, 《狮城老街故事》, 玲子传媒 2012, ISBN 978-981-07-1447-5, 191-196页
2. 洪奕瀚, 《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 万山福德祠 2016, ISBN 978-981-11-0759-7
3. 快乐学校年刊, http://eservice.nlb.gov.sg/data2/BookSG/publish/c/ca22c164-db62-4827-92e4-209bce4f24be/web/html5/index.html?opf=tablet/BOOKSG.xml&launchlogo=tablet/BOOKSG_BrandingLogo_.png&pn=1
4. 《南洋商报》1958年4月7日
5. 芽笼西区民众联络所四周年纪念特刊, <http://eresources.nlb.gov.sg/printheritage/detail/0142dfd3-ad96-4e9b-8745-5d6e9b30797d.aspx>.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8
6. 杨赐福的口述历史, 2017年11月17日
7. Loh Kah Seng, "The 1961 Kampong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2008.
8. Phua Sin Ping 潘先并口述历史, Moey Kok Keong 访问,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802
9. Raina的口述历史, 2017年6月10日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Decorative Geylang

The oldest shophouses in Geylang are about 80 years. Geylang Road and more than 40 spacious “lorongs” filled with commercial shops, eating houses, clan associations, temples, brothels, gambling dens and durian stalls, among others. Together they created a vibrant suburban Singapore.

Geylang almost becomes a replica of the old Chinatown. Indeed, if Geylang is too “neat”, it may probably be just like another conserve area but without its own character.

In the early years where north of Sims Avenue was preoccupied with attap houses, fire was the common threat. In 1958, the major Kampong Koo Chye fire occurred in Lorong 3 which turned the entire attap district into ash and claimed numerous human lives.

At that time, Red Cross, Blue Cross and enthusiastic commoners voluntarily involved themselves in resettling the victims. The City Council led by Ong Eng Guan launche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ing Brigades” for the congested rural kampongs to deal with outbreaks of fire prior to the arrival of professional fire brigades.

Sar Kong (today’s Sims Drive) villagers in addition to joining the volunteer force, also built an observation tower in front of the temple Mun San Fook Tuch Chee. Such cor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was a common scene in Singapore in the past.

In the post-war years, many public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in Singapore to encourage children to return to school. Geylang was of no exception. Yeo Ser Hock had lived in Geylang since he was a child, studied in Nan Chiow Public School in Lorong 23.

The school occupied only a small compound. In front of the classroom block was a cement ground smaller than a normal basketball court. This was the common space for games, flag-raising and weekly assembly. The school “library” was a small bookcase placed in the visitor lounge.

Yeo feels that the little stories collected in the Chinese text books carried certai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has influenced his life greatly. The annual school sports day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another eight schools nearby. The combined schools would borrow the venues from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or Macpherson Secondary School.

Yeo recalled the three strange happenings in his life staying in Geylang. He was curious that some houses came with water taps and some had to queue up for water in public. He only knew later that those houses without tap water were built illegally. He also found that many residents moved ho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eventually learned that they were escaping from loan sharks. There were only a few households could afford televisions. Little children would gather in their neighbours’ houses while some simply stood on the window frames to enjoy TV shows.

The Happy World nearby was a paradise for children. On Children’s Day, schools in Geylang would fetch students to the Happy World Stadium to watch performances. Students would also flock to the game booths for more excitement.

The most unique feature of the 7,000 seats’ Happy World Stadium was it being fully sheltered. During the most glamorous Cantonese opera period in the 1950s, the Hong Kong opera troupes would perform in the stadium to raise funds for the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and other disaster reliefs. In the absence of performances, the stadium held various rallies and sports events such as boxing, wrestling, and basketball.

A studio called Gentle Beast Art Club is sitting on 462A, Geylang Road. The owner Raina is trained in architecture but has taken the road of contemporary arts painting. When she knew that I was a naval architect, she commented that we were meant to be crossing each other’s path, except that one on the land and one on the sea. Raina, the mother of two children, once struggled between children and arts and felt sorry for her children when she decided to become a full time artist.

The old shophouse is the legacy of Raina’s grandfather. There are three shophouses in a row left by her grandfather. These houses were divided into nine storeys and each with different beneficiary. Consensus must be reached before anything could be done with the assets.

The wisdom of the predecessor has created a bond for maintaining blood ties. Every descendant who inherited the legacy has to rely on each other as a team.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This is the latest inspiration I gathered after listening to the young mother.

新加坡木炭业的潮起潮落



文图 · 陈伟玉

在没有煤气的年代，烧饭煮菜都是用木炭起火烹饪。然而，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饮食要求更加讲究。一些高档餐饮业者发现用木炭烹饪的菜肴如佛跳墙、烤猪和烤鸭等更加好吃，因而购买木炭作为辅助燃料。木炭是烤肉干、沙爹，烘面包和月饼时必备的燃料。

木炭是木材经过不完全燃烧或者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的主要产物之一，且保持木材原本的构造之不纯含炭物质。木炭分成四类，一是“较只”：主要火炭之一，十分短的炭，圆形，非常耐烧；二是“大炭”：烧起来火较猛烈，小贩多数采用它，外销到香港较多；三是“倭尙”：用树头烧成，弯弯曲曲的，更加耐烧，烧起来火较慢，有些人用来烤肉干；四是“炭目”：即木炭碎块，筛选小片火炭用来种花。木炭商凭经验即可分辨木炭的品质，品质好的木炭，结构较结实，而品质较差的木炭，结构较松软。

在中国历史上，木炭的历史悠久。商朝青铜器时代

和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制炼都是用木炭，利用其吸湿性来观测气候变化等。秦汉时期，制陶、煮盐、陵寝建设等皆使用木炭。汉代民间用炭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形式，木炭的生产由奴隶承担。至于官府烧炭，则由政府组织民众进行。宋朝以前，木炭的使用主要是上层阶级，而平民百姓则是用薪柴作为日常生活的工具。

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进口木炭

新加坡的德光岛有窑做木炭但只能自给自足。张炳祥年幼时随父亲在德光岛烧炭。新加坡岛内没有木材可以熏成木炭，所以木炭都依靠外地入口。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制造火炭过程中，工人需要把大批的树木砍下，将树木放入大窑内，然后把窑关闭。接下来，工人就用等于窑内两倍木材的木料，放在窑的下面点火燃烧，目的是要将窑内的木材熏成火炭。工人必须日夜不停地守在窑边，将窑内的木材连续熏三、四个星期，这样才能熏成火炭。由此可见，火炭的制成是需要庞大

的劳工，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1990年以后，新加坡不再从泰国进口，而主要从印度尼西亚廖内省石叻班让(Selatpanjang)和杜迈(dumai)进口。

早期入口木炭起卸地点在梧槽河(Rochor River)。1975年以前，运载销售本地市场的舢舨停靠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卸货。此外，为了配合运载内销及外销，舢舨运载散装木炭在丹戎禺(Tanjong Rhu)卸货。后来因都市重建，舢舨无法停泊在丹戎禺卸货，改停泊在淡滨尼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俗称木炭码头)。1992年罗弄哈鲁士关闭，运载木炭船只改停泊在巴西班让新加坡港务局(PSA)5号闸门码头卸货。2010年以后木炭商在巴淡岛(Batam)卸货，并直接外销至香港、中东、日本和台湾。

潮州籍在木炭业居首位

新加坡木炭业者分成批发商和零售商，以潮州籍占多数，尤其是潮阳人。潮阳人刻苦耐劳，勤奋向上，加上亲属移民的关系，投靠乡亲族友的行业谋生，经年累月的潜移默化，前辈乡亲的技能就变成自己的技能。日后稍有积蓄就自行创业，萧规曹随，也从事木炭业生意。刘利发是木炭业的第二代，是个典型的例子。父亲从潮安南来，起初在同乡木炭店工作，有了积蓄后自行创业“和发”。陈谦发的父亲陈锡驴、伯父锡奎、叔叔锡丰，10余岁从潮阳南来，开设陈协兴木炭店。后来他们在丹戎加东路(Tanjong Katong Road)开设“陈顺成”木炭店；另外又在巴耶利峇路上段(Upper Paya Lebar Road)开设“陈两兴”。后期在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开设“陈协丰”。此店铺是当今新加坡仅有的火炭店铺。

战后福建籍加入木炭业，少数几家是海南和广东籍经营。福建籍在大坡的直落亚逸(Telok Ayer)开设木炭店。吴兹础是福建籍，战前他在八间仔(现今China Square)开设木炭店，2012年搬到德福巷租了一个仓库，经营火炭生意。

出入口商与零售商

新加坡木炭批发商是出入口商，自外国进口木炭，销售本地市场及转销至外国如香港、日本、中东和台湾。虽然出入口商将木炭转销至外国的利润比内销本地市场高出两倍以上。但是出入口商还是先照顾本地市场，然后才将其余木炭外销出口，以免造成本地火炭短缺而价格高涨。出入口商供应木炭给大型零售商一人200至300包；小型零售商一人100至200包。1950、60年代出入口商有德成、德兴、德春、瑞棧、恒春、振顺、瑞发、陈顺丰、顺发和荣顺兴。1980年代出入口商则是和发、振胜、乃成、明利达和泰兴。黄壮顺的父亲经营木炭生意，1976年他自行创立泰兴进出口商，扩大木炭销售成为批发商。他的木炭是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然后外销至香港、日本和中东。1980年代，他一个月外销出口数量有30个集装箱。后来一个月销售300至800吨。近几年销售量减少60%，一个月仅100至200吨。

零售店将木炭卖给街边小贩、印度摊贩、超级市场、餐馆和日本餐厅等。一包30公斤30余元。每逢接近圣诞节和农历新年期间，肉干店如美珍香和林志源都会



印度尼西亚之石叻班让(Selatpanjang)的炭窑



在港务局包装木炭外销至日本

向零售商购买数百包，甚至高达1000包木炭作为燃料。零售店主要分布在大坡、小坡、芽笼(Geylang)、宏茂桥(Ang mo kio)、女皇镇(Queenstown)和金文泰(Clementi)一带。吴兹础指出：“以前店租便宜，牛车水一带一条街道有数十家木炭店。木炭零售店属于小本生意，有的老板身兼数职，送货、算账全一手包办。”1970年代有名零售店，即南源、炎昌和和祥。后期由于受都市重建计划的影响，而被迫搬迁，加上一些零售商无法负担昂贵的店租，而不得不放弃此行业另谋高就，有的转行销售煤气。林氏父子早期在裕廊(Jurong)大士村一带斩木熏火炭，然后自行销售。1969年停止自行熏火炭，后来转行销售煤气。陈锡奎的孙子陈焯程自1970年代起除了销售木炭以外，兼销售煤气。

木炭业公会

柴炭商行公局成立于1927年，1941年易名为星洲炭商公局。星洲炭商公局的会所起初在哥罗福街(Crawford Street)，俗称梧槽尾，后来在芽笼34巷购买店屋建造会所，并供奉妈祖，祈求水路平安。星洲炭商公局先后的主要领导，即陈经文、陈谦发、陈双成、刘利发、张炳祥、吴兹础等人。每年农历3月23日该组织的领导都与会员们一同庆祝妈祖诞辰。1950年星洲炭商公局的会员有130位，1963年会员增加至270多位，1975年会员有100多位。后来随着都市重建，取缔街边小贩，使得本地木炭销售再度下滑，导致零售商减少，会员人数进一步缩减，2014年星洲炭商公局解散。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

参考文献：

1. 黄建发,《火炭》,《联合晚报》,1983年4月18日。
2. 黄壮顺的访谈,2018年4月28日。
3. 口述历史中心-陈经文: 000652/1-4。
4. 老童生,《木炭业的困境》,《联合早报》,1983年7月20日。
5. 李国樑,《火炭-唤不回的流金岁月》,《奔向黎明》(新加坡:水木作坊,2016),页153-162。
6. 李欣,《秦汉社会的木炭生产和消费》,《史学集刊》,第5期,2012年9月,页110-117。
7. 区如柏,《新时代见转机夕阳中木炭业依然红火》,《联合早报》,2001年1月22日。
8. 鄂福梁,《炭焕发新生命》,《联合早报》,2001年2月10日。
9. 吴兹础的访谈,2018年4月30日。
10. 夏炎,《秦汉时期燃料供应与日常生活-兼与李欣教授商榷》,第4期,2014年11月,页103-117。



新荣兴(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陈协丰木炭店



新成发(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星洲炭商公局会所

茵茵芳草 传承华族文化 记南大社区芳草园



文图 · 沈芯蕊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新加坡只有夏天，每天都是夏木阴阴可人时节，茵茵芳草的地方到处都有，可是有一处芳草茵茵的地方与别处不同，那就是坐落在南洋理工大学的社区芳草园。这里的芳草不只是茵茵而已，还有各种功效。这里有超过300种热带植物和草药，深得附近居民和学生的喜爱。笔者慕名前往参观，收获良多，对植物和中医医药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觉得对日常生活多有益处，是一处难得的既可以休闲游览，又可以增长见识的妙园。

芳草园的创始非常朴素。2009年初，一群志愿者由南大工程部技术员黄劲铨带领，用志愿者捐献和回收材料建成芳草园，为大众提供有机的草药。在南大生物学院的监督下，芳草园至今已经惠及超过6000名病患。2010年，芳草园工程的志愿者们被新加坡国家公园局授予最佳社

区园艺金奖，还赢得学院类最佳新型公园奖。2016年，芳草园再次赢得学院类最佳新型公园奖。

芳草园培育的草药非常出名，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志愿者们也经常非正式地向来访者讲解草药的属性和对健康的好处。其中优顿草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草药，它具有减少癌细胞、缓解化疗疼痛的作用；南非叶是有效的抗氧化剂，用于治疗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有一种植物很特别，它虽是植物确有动物的味道，它就是鱼腥草，又名折耳根。凉拌折耳根是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地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菜，老幼皆喜食用，真是药食同源。鱼腥草味辛，性寒凉，归肺经，能清热解毒、消肿疗疮、利尿除湿、清热止痢、健胃消食。现代药理实验表明，它具有抗菌、抗病毒、提高机体免疫力、利尿等作用。

芳草园还介绍了一种健康饮品，被称为穷人的燕窝。因为这“燕窝”是利用长在芳草园里的花儿和草药特别泡制而成。那味道口感如何？品尝过的人们都说喝起来挺像燕窝的，就连素食者都能享用。其泡法是：将25-30朵芙蓉花、1颗香兰叶(班兰叶)和适量的冰糖放进3公升的热水熬煮1小时即可饮用。如此简单又保健的饮品，冷热饮皆宜，大家不妨来学一学。想让这“燕窝”更像燕窝的话，使用冰糖最好。去除花芯，只取花瓣，能使口感更像燕窝。芙蓉花如同燕窝，有着清肺清血的功效。这花也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能滋润养颜，护肤美容；香兰叶则可以清热解毒，在炎热的新加坡，这两样搭配起来喝，可帮助解暑、活血。想要喝燕窝又嫌贵或是素食者的话，都可以体验一下。但体质虚寒者及孕妇勿服，经期宜少食，食用过多会导致女性月经不调。

现在年轻一代多数采用西医疗法治疗疾病，对草药中医不甚了解，笔者是在听了中央经济之声的一档节目《国学堂》后才对中医中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著名主持人梁冬主持的这档节目叫《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他在节目中说：“中医作为一门非常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作为一门能够通达宇宙道理的学问，最近，尤其过去这一两百年来可以说饱受诟病，很多人也不很理解。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一种崭新的视角，用一点点，让我们现代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重新去讲讲我们的中医。”在这档节目中，邀请的中医学者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把艰涩的文言文变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让不了解中医中药的大众可以了解中医之美，国学之美，经典之美。通过中医学者的讲解，我个人感觉获益良多。

对一门学问的了解，有时需要一个好的切入点。芳草园向大家介绍了草药基础的知识，定期提供免费的有机草药给大众，供应草药给研究院，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美丽的园艺场所。花花草草芬芳绽放，志愿者们尽心尽力，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一片惬意天地。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给自己一个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体验自然奥妙，也借此机会活动身体流流汗，还能了解华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芳草园向大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希望华族的传统文化能够借这些茵茵芳草传播开来。愿国学之美能够使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锦上添花。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社区芳草园



南大社区芳草园地形图



鱼腥草



展示墙



“情牵”和“创意”

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160周年会庆

文·沈芯蕊 图·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提供

精神的依托、华族文化的传承、百年会馆的延续，这些都是南洋华人一直秉承的信念。历史的责任和担子需要年轻人挑起，跟上时代，要去芜存菁、秉持初心，用不同方式传承价值观，用新的元素来延续会馆存在的价值。爱国爱乡爱自己的根源，这是会馆存在的意义。追本溯源寻根回乡，是老一辈人希望年轻人不要忘记先辈的吃苦耐劳、辛苦打拼才建立起新家园。茶阳(大埔)会馆今年已走入第160年，“情牵大埔，创意茶阳”，将是会馆未来发展的主旨。“情牵”是对客家文化的感情维系，“创意”是发展和管理会馆的方式，创新意识的意识将带动会馆走上新的台阶。

为了筹备今年茶阳160周年大庆，策划、部署与准备工作，大约在一年半之前就已展开。茶阳(大埔)会馆

会长何谦诚在和笔者谈话时，两度指向他身旁的茶阳总务蓝平昌说：这是我的“最佳拍档”。我们两人在一年多前就开始努力工作，互相理解。我们两人年龄相仿，理念相同，互相配合，没日没夜地拼搏……

160周年会庆晚宴

光与影相辅相成，光愈强，影愈深。光与影交相辉映，与现场气氛相辅相成。2018年9月28日，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4楼宴会厅人头攒动，嘉宾云集。这样多人的活动并不多见，当晚为了让迫切想要参加的人都能加入，原本10人一桌的晚宴加到11人一桌。

主宾李显龙总理非常感慨。10年前他出席会馆150周年庆典，10年后再次出席会馆160周年会庆。李显龙总理说：“今晚我们从茶阳会馆捐款给广惠肇留医院



赣南采茶戏《补皮鞋》风趣生动，让观众看得入神



李显龙总理在致词时强调：会馆需大胆迎接新思维和容纳新一代年轻人，为会馆的发展带来新活力



何谦诚会长在致词时强调：大埔客家人要爱国爱乡爱自己的根

和大众医院的善举中，看到了会馆助益公益精神的延续。”随着社会演变，茶阳会馆的服务对象不限于客家乡亲，而是扩大到所有的国人。当晚李显龙总理也谈到宗乡总会的换届选举，希望宗乡会馆大胆迎接新思维和新一代年轻人，为会馆的发展带来新活力。李总理也感谢蔡天宝会长，八年期间鞠躬尽瘁，领导宗乡总会扩大服务范围，为凝聚本地会馆发挥力量，一起推动本地华族文化的发展。他相信蔡天宝会长功成身退后，还是会以其他形式继续关心和支持宗乡总会的事务，继续为华社做出贡献。

会庆当晚，会馆会长何谦诚以先进的手机应用现场转账方式，捐赠10万元善款给大众医院，让医院添购流动医疗车；捐赠40万元善款给广惠肇留医院(善款大部分在为这次会庆举办的客家美食节活动上筹得)；捐赠50万元善款给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UTD)。

晚宴开场的第一个节目是启发小学表演的节令鼓，鼓声整齐划一，非常振奋人心。《月光光》这首客家童

谣则是充满童趣，柔美温馨，通过演唱者甜美的声线表达了优美的意境。会场采用绚丽的声光电效果，表演时大屏幕上配合一轮明月缓缓升起，加上烘托气氛的蓝色灯光配合，使现场营造出唯美动人的氛围。

浓浓乡情从晚宴时播放的一段录像上清晰流露。录像中首先出现的是年长的茶阳会馆会员何克琴，她回忆年少时祖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至亲已去，徒留追忆惘然。她南来新加坡谋生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祖父母；她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生儿育女至今，仍然非常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故里亲人。第二位出现的是茶阳青年团的生力军罗锦华，家传的药材店是他儿时玩乐的空间。记忆中祖母烹饪的客家美食让他难以忘怀，算盘子的味道回味在唇齿舌尖，祖母做的酿豆腐香飘整个店面，这香味伴随他成长，是儿时联系乡情最真实的存在。第三位出现的则是以英文表达思想的陈家两姐妹。录像的内容非常丰富，包含老中青三代人真实的感情流露，可见拍摄者策划者所付出的努力和良苦用心。



美食节现场人山人海



总务蓝平昌在致谢词时说：我们期盼更多年轻一代加入茶阳会馆行列

整场活动温馨亲切，播放录像时真情的话语感人至深，有人心有感触眼泛泪光。录像播放结束时，悦耳歌声响起，台前一排歌手在唱，台下分别由后方左右两侧走出两队人马，大家汇集一处同声歌唱，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晚宴演出很成功，而更成功的是将茶阳精神传承下去。茶阳的目标，是要让更多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一代加入到会馆的传承中，后继要有人，后浪要推前浪，把会馆办的更好！在蓝平昌总务最后的晚宴谢词中尤其提到会馆的后继问题，会馆理事会期盼着年轻一代的接班人。

160周年会庆美食节及文娱晚会

晚宴当晚的食物是以客家美食呈现的，不同于普通晚宴菜式。据悉晚宴只向会员收取象征性餐费，其余均由会馆承担。宾客们说不单当晚的晚宴美味，更让大家一饱口福的是这次会庆的另一重要活动：8月12日在新加坡博览中心Expo举办的客家美食节。这次为配合会馆160周年大庆而举办的美食节，在推广客家美食文化的同时也为广惠肇留医院筹募善款。

何谦诚会长表示，主办美食节是为了推广客家饮食文化。茶阳会馆曾在150周年庆，还有“SG50”时办过客家美食节，反应都很热烈。茶阳会馆去年6月便成立工委，为今年的大庆做准备。很多客家兄弟团体出手帮忙，把美食节办得尽善尽美。这些社团包括永定会馆、丰顺会馆、应和会馆、惠州会馆以及柔南大埔同乡会等。

茶阳会馆这次特地从客家原乡进口大批干粮，例如

著名的“霸王花”牌米粉、梅菜干、腐竹、金针、西岩茶叶等，供大家在义卖会上选购。大家品尝到酿豆腐、笋板、算盘子、盐焗鸡、牛肉丸、擂茶、老鼠粿、灌春卷等，这些都是由会馆的董事夫人和妇女组成员义务烹煮和筹备的。

会庆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文娱晚会，演出当晚以一曲汉乐大锣鼓《喜迎宾》作为开场节目，热烈的乐声把现场气氛带动起来。之后一曲曲耳熟能详的乡音乡乐贯穿全场。节目丰富多彩，赣南采茶戏《补皮鞋》风趣生动，让观众看得入神！

会馆邀请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100多名表演者，呈献歌舞表演及音乐演奏，传统与流行相结合，充分展现客家文化的多元与精彩。

160周年华诞回顾

茶阳(大埔)会馆于1858年成立。发起人为萧贤舞、钟曾康、曹顺兴、张族昌、王三云等。宗旨是联络乡情，共谋福利。1890年创立“回春馆”，是第一间由宗乡会馆设立的医社。1906年，创办启发学堂。会馆历经数次迁址，于2000年11月，以280万元重建会所。2002年7月，8层楼高的新会馆“茶阳大厦”竣工。大厦全部为会馆自用，有礼堂、办公室、文物馆、图书馆、客家文化研究资料室，还提供休闲娱乐的卡拉OK厅及健身设备等。另外，文物馆内特设“李光耀资政专柜”。

会馆每年都颁发“敬老度岁金”和“奖、助学金”。主办的活动更是多姿多彩，例常的包括一些节庆，如：国庆、会庆、春节团拜、春祭、端午节、重阳

节、中秋节等。对于各地主办的恳亲会、客家文化研讨会都积极支持参加，藉此与各地的宗亲保持联系和促进乡谊，发扬客家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

会馆青年团于2002年成立。秉着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宗旨，青年团致力于鼓励年轻人参与会馆活动，利用会馆活动作为交流的平台。青年团也通过相关的活动协助客家青年认识传统的客家和大埔文化，鼓励年轻人参与有建设性的活动。每年，青年团都主办青年回乡大埔的访问。自2004年以来，也与体障人士协会联办社区活动。青年团也为会馆核心活动做出贡献。自2009年以来，青年团都为会馆主办年终倒数联欢晚宴。为了鼓励会员扶老携幼参与会馆活动，青年团也连续两年主办了“会员亲家庭日”。现代的年轻人需要兼顾事业，组织新家庭，还有照料父母的责任，因此青年团仍然面对

挑战。青年团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地举办有意义和有趣的活动来吸引年轻人的参与。

为配合160周年庆，茶阳会馆把会员入会费调低到16元，结果会员人数从3500人，很快飙升到5500人，成绩令人鼓舞。此外，也因吸收不少相对年轻的新会员，使会员平均年龄拉低，在壮大会馆队伍的同时也成功地让老会馆年轻化，进一步联络了乡情，增进了乡谊。

“情牵”和“创意”其实就代表了承前启后、温故知新。茶阳人用温情牵引着大家走过了160年；展望未来，茶阳人将以创新和创意，鼓励大家勇往直前。正如李显龙总理的期许：祝愿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永续长存，攀登另一个高峰，迈向另一个辉煌！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手机应用现场转账方式，茶阳(大埔)会馆捐赠100万元于三大机构：广惠肇留医院、大众医院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左起依次是大众医院萧士发院长、何谦诚会长、李显龙总理、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张道昌校长、广惠肇留医院李国基主席)

笨珍情缘



文图·流军

笨珍位于柔佛州西海岸，离大士第二通道约莫一个钟头车程。每当假日或榴梿飘香季节，我便去那里在亲友家小住几天，享受小镇的幽雅和清静。

我喜欢笨珍是因为她和我的故乡边佳兰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月牙儿似的海湾，嶙峋交错的礁岩，随风摇曳的椰树，轻舟破浪的海面，海鹰翱翔的天空等等，家乡有的景物那里都有。还有小吃，如罗惹、尖露、窝打、米浆糕、麦芽饼和海南咖啡，新加坡的已变形或变味甚至消失，那里的还是制作道地，原汁原味。再说水果，如榴梿、凤梨、芦荟、红毛丹、尖不辣等随季节而出摊，新鲜、美味而且便宜。更可贵的是那里民风淳朴，民族和谐，人情味浓。来到笨珍犹如回到故乡老家。

三年前，马来西亚政府把边佳兰划为工业区，大财团出高价收购村民的园地，并提供房屋津贴和搬迁费。一年之间，山被铲平，河被填平，十几个村子被夷平。海湾变形，土地宽了，海却浅了。海水浑浊，鱼虾绝迹，风沙漫天，海鸥不来了。

故乡的青山绿水、湖泊河流、椰林胶园及一花一草，只能从记忆里寻找。

故乡荡然消逝，心中空落落，来到笨珍，那山那海、岛礁渔船、风声浪声都倍感亲切，唤起我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尤其是回教堂发出的、我耳熟能详的朗诵可兰经的悠扬声浪，拂晓时分如空谷传声把我从梦中唤醒，又如思乡曲把我带到另一个梦境。我似乎回到边佳兰，回到紧急法令时期围着铁丝网的“新村”，回到椰林，回到橡胶园，回到不把贫穷当回事的童年岁月。

我最欣赏的是笨珍的海。那是面对马六甲海峡南部出口的大海。涨潮时波涛汹涌澎湃，浪头冲击堤岸，啪啦啪啦，溅起的浪花在阳光下化为缤纷彩虹，一阵阵、一缕缕，如花似锦，非常壮观。退潮时又是另一番景象，朝海面远眺，触目之处尽是烂泥巴。有人踏着滑板在那里挖蚌，有的在勾螃蟹。我故乡的海底也有大片烂泥巴。退潮时，在水深齐腰的海里推网捕虾或海水退尽时在泥巴上挖蚌勾螃蟹是我童年的一大乐事。当年，边佳兰的鱼虾和笨珍一样多，一样好，根本原因在于烂泥巴。原来潮汐期间，海水退尽，泥巴在阳光的曝晒下产生大量微生物。潮水涨高时，微生物诱来大量虾群，虾群诱来大小鱼群。那一带因而成为鱼虾的集中地，所以笨珍的鱼虾产量特别多，成色特别好。

说过鱼虾再说水果。榴梿为万果之王，笨珍的榴梿



笨珍渔港码头



笨珍巴刹鲜鱼



笨珍水果摊



访客和新种榴梿

多半是小园主经营，好些还是家庭式的。家庭式的榴梿都是优良品种，肉厚核小，味浓可口，可与“猫山王”比美。家庭式的榴梿没下农药，掉下便卖，既环保又新鲜，是名副其实的“山巴榴梿”。

郊外有个叫甘榜苏砂的马来村，离市区约六公里，路窄且崎岖，驱车得半个钟头。村里有十几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五六依格地，里头种着各种果树。园地和果树都是先人留下的。果树开花结果有季节，产量少收入少，产量多了价钱贱，果农因而世代穷。为帮补家庭开销，年轻人都到外埠打工，留下老小照料果园。

近路边的那户人家主人叫沙末。他园里有七八十棵榴梿树和十几棵尖不辣。我是他的老顾客。沙末告诉我他的园地是爷爷留下的，果树也是爷爷种的，榴梿原本有上百棵，五十年前遭雷击，死了二十多棵。那些果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然而看来并不老，树干粗壮，枝繁叶茂，季节一到仍满树开花，果实累累。

沙末的年纪七十出头，老伴仍健在。他们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儿嫁去马六甲，三个儿子在新加坡打工。我认识他数十年，每次造访都呆上几个钟头。他园里的果树我如数家珍：哪棵结的榴梿是黄肉，哪棵有苦味我了如指掌。我每次光顾都满载而归。

今年七八月，榴梿季节期间，我依旧去甘榜苏砂找沙末。然而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房子拆了，果树砍了，园地一片狼藉，沙末一家人不知去向。

百思不得其解，便去问邻近那户人家。一个戴“哈兹帽”的马来老伯说半年前沙末生病死了，园地卖了，他的老婆和孙子搬去马六甲和女儿同住。他还说大财团要在笨珍发展工业，以高价收购土地，周边地价翻了几番，村民们的园地都卖了。他的也卖了，不久后就得出搬出去……

老伯的话令我慨叹不已。

然而回头一想又觉得这是好事。城乡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人们的生活要改善，甘榜苏砂的村民世代穷，难道要他们一直守在祖宗留下的果园里继续穷下去么？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笨珍也在变。那里的旧店屋一栋栋地拆，新楼房一排排地盖。河边在打桩，岸边在填土。桥梁跨河过，高楼平地起，不出二十年，笨珍的原貌像我的故乡边佳兰那样，只能从记忆中寻找。

不过，记忆像音乐有宽广的想象空间，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中的故乡将比原来的更美、更好。

(作者为本地作家，部分照片由李选楼提供)



再接再厉谱新章

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暨执委会就职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10月7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暨执委会就职典礼在宗乡总会一楼礼堂举行，新任理事与执委成员宣誓就职。我国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受邀主持就职仪式，见证了宗乡总会新旧交替的历史性时刻。

约300位嘉宾受邀出席本次典礼，出席的贵宾包括卫生部长颜金勇，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贸工部长陈振声，教育部长王乙康，外交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玲，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小勇以及近100间会员团体领导和社区领袖等。

新会长接任承前启后

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就职典礼顺利完成新旧会长

交接，陈奕福从蔡天宝手中接过领导棒子，成为宗乡总会创会以来的第三任会长。陈奕福在致词中感谢首任会长黄祖耀和第二任会长蔡天宝为宗乡总会及属下会员所作出的贡献。他表示，第16届理事会也将继续协助资源有限的会馆，举办更多创新活动吸引年轻人参与华社事务，以及履行华社的社会责任。

领导宗乡总会长达8年的蔡天宝会长功成身退，荣升为名誉会长。他也在致词中感谢这些年理事会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和支持，并勉励新一届理事会继续秉持“和衷共济”的精神，为宗乡总会开创佳绩。

张志贤副总理在主持就职仪式时向蔡天宝会长和第15届理事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也祝贺陈奕福会长和第16届理事会的当选。他指出，多年来，宗乡会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今天的新加坡已大不相同，

然而宗乡总会还是能成为人民之间、新旧之间、国家之间的桥梁。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是新加坡社会的特点，应好好保留优良的传统文化，将它代代相传。宗乡总会举办了很很多发扬华族文化的活动，并融入了新加坡的其他文化，增强新加坡独特的多元文化社会特色。

他建议，宗乡总会必须不断自我更新，吸引更多青年加入，才能够与时俱进。希望宗乡总会能继续推出创新项目，加强与青年的交流。在协助新移民融入方面，继续提供机会让新移民更了解新加坡的风俗和文化，加强交流。

此外，宗乡总会对中国有深厚的了解，在中国保持了很多关系和网络，能够加强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以增强互信和了解。希望宗乡总会能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实习机会，让年轻的新加坡人在中国学习与工作，培养下一代双语双文化、并且了解中国的新加坡人，让他们继续为新中关系做出贡献。

引进新人再谱华章

宗乡总会第16届理事会暨执委会有年轻化的趋势，50岁及以下的成员有所增加，平均年龄降低了2岁。

新任会长陈奕福年仅49岁，是历任会长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本届理事会中最年轻的理事、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周兆呈只有45岁，执委会中也引进了28岁的曾锦鸿，担任青年委员会副主任。

新一届理事会也出现了8张新面孔，他们是广东会馆代表梁善源、晋江会馆代表卜清锺、安溪会馆代表李瑞庆、延陵吴氏总会代表吴佑财、海南陈氏公会代表陈嘉兆，以及曾在宗乡总会各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的张自章、李伟聪和符敦珏。

在任职方面，钟声坚续任宗乡总会副会长，而之前担任副财政的郭明忠也出任副会长一职；上届理事会财政方百成被推选为秘书长，副秘书长则分别由潘家海和卜清锺出任；吴绍均担任财政，副财政为梁善源和庞琳。各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变化不大，除青年委员会主任由李伟聪接任外，白毅柏续任会员事务委员会主任，周兆呈继续执掌社会事务委员会，尹崇明负责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则分别由柯木林和曾宪民担任主任。

根据宗乡总会章程，理事会的构成有三个部分：由7个发起会员各委派一名人士；其他14人则由发起会员和普通会员投票从普通会员中选出；再由已当选的21名新理事委任不超过10名理事，最终组成不超过31人的理事会。

第16届理事会中，7个发起会馆委派的代表分别是福建会馆副会长陈奕福、潮州八邑会馆会务顾问郭明忠、广东会馆副会长梁善源、南洋客属总会会长何谦诚、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蘅以及福州会馆第一副主席洪宝兴。

在9月15日举行的宗乡总会第33届会员大会上，揭晓了投票选出的14名理事，分别是方百成(南洋方氏总会)、曾宪民(永定会馆)、陈笃汉(金门会馆)、庞琳(新加坡琼海同乡会)、蔡纪典(南洋普宁会馆)、卜清锺(新加坡晋江会馆)、李瑞庆(新加坡安溪会馆)、吴佑财(新加坡延陵吴氏总会)、林伟民(新加坡福清会馆)、符敦珏(符氏社(祖祠))、黄保华(新加坡黄氏总会)、周兆呈(新加坡江苏会)、刘智评(客属刘氏公会)和杜志强(新加坡天府会)。会后也委任了另外10名理事，他们是钟声坚、吴绍均、白毅柏、尹崇明、柯木林、李伟聪、张自章、郑桂发、蔡成宗和陈嘉兆。



副总理张志贤(左)见证宗乡总会新任会长陈奕福(右)在宣誓词上盖章，第16届理事会正式就职



伦敦档案所见 中英在南洋之外交博弈 (1877-1900)



文·李宜幸 图·编辑部

2018年8月26日下午，本地青年学者高健康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讲了题为“信任危机——伦敦档案所见中英在南洋之外交博弈(1877-1900)”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主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吸引了百多人到场。

讲座以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者柯木林的致辞拉开序幕。柯木林热情地欢迎新老朋友莅临现场。据他介绍，宗乡总会一直致力于定期举办各类学术讲座，这也是第二次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筹办讲座。他特别指出，今年开始，宗乡总会举办的学术讲座将重点引进年轻学者，为本地学术界注入新鲜血液，本场的讲员高健康就是范例。作为研究历史数十年的前辈学者，柯木林表示十分乐见年轻人对历史产生兴趣。他也欣慰地注意到，这场讲座的听众年龄层覆盖较广，平均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

高健康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剑桥大学，现就职于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担任区域安全与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这场讲座的内容大多来自他于剑桥求学期间，到访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所搜集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在那里他接触到了19世纪后期英殖民政府邮寄回伦敦的大量公函文件，从中窥见了当时南洋一带的政治风云。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和英国之间已经形成互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当清政府要求在南洋的英殖民地设立领事馆，以便照顾海外华侨的生活权益时，更加剧了两个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摩擦。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由此开启了清领事馆和英殖民政府之间漫长的博弈过程。

设立领事馆的过程曲折坎坷，绝非一帆风顺。1877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上奏清政府，请求为新加坡设

立领事保护侨民。起初，英殖民政府对清政府设立领事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坚持领事馆官员不可从北京调派，只能从当地侨民中选拔。

首任驻新领事胡璇泽(又称为胡亚基、黄埔先生)为人忠厚，处事公正，受到了侨民和英殖民政府的一致好评。然而1880年，胡璇泽病故，领事任命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领事馆随员苏淮清临时接替领事一职，但由于他官阶较低，英殖民政府十分不满，甚至在寄回伦敦的公函中直斥这个任命为“愚蠢的错误”(stupid mistake)，并拒不承认任命。在反复协商之下，英政府才勉强承认了苏淮清的上任。

清政府很快派出左秉隆接任苏淮清成为领事。左秉隆成为首位担任领事的专业外交官，他在任的十年政绩斐然，遗泽后世。但殖民政府对清领事馆的负面态度始终没有彻底改善，每逢领事交接，殖民政府都往往会发表一些不满的意见。双方从一开始产生的互不信任，日积月累并愈演愈烈。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官员去南洋访查侨民生活状况，英殖民政府阳奉阴违，表面热心接待，暗中却表达不满。殖民政府官员也在寄回伦敦的文件中指责清领事通过募捐等方式压榨侨民，并试图拉拢侨民对清廷的忠诚。

1891年，黄遵宪接任左秉隆成为驻新总领事。为了改善侨民没有合法身份的困境，黄遵宪任职总领事期间，着手为侨民发放护照，以图保护他们回国后的权益。此举引起了殖民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黄遵宪僭越领事职权，并指责他通过签发护照中饱私囊，侵吞钱款。

1893年，黄遵宪为了通商便利，欲下令免除繁琐的

鸦片执照。殖民政府却又伺机指责他勾结鸦片商人从中牟利。虽然此事后来查无实据，但也导致黄遵宪声名扫地，大受打击，仕途也遭到影响，次年被调回国。

虽然黄遵宪在任期间饱受殖民政府的误解，但他离职时却给殖民地署理辅政司写了一封客气恭敬的致谢函，感谢殖民政府对华民的照顾。对于此信，英国殖民部评价黄遵宪是“以德报怨”(returning good for evil)。

在中英政府掣肘博弈的背景下，当时的新加坡华民也似乎存在“双重忠诚”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尊敬驻新领事，例如都城隍庙和天福宫至今悬挂领事左秉隆所书匾额。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对殖民政府心悦诚服：维多利亚女王在位50周年庆典时，华民集资捐赠女王雕像(现藏总统府)；为了延长史密士总督(Cecil Clementi Smith)任期，大量华民曾联署请愿，其中不乏华社闻人与著名商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华民在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的现象。

总而言之，驻新领事和殖民政府在南洋的博弈是中英外交的另一个“战场”。英殖民政府采取比较激进和严厉的方式，长期打击和批评清领事的作为。在这一场域，英国比中国略占上风。

中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是从设立领事之前就已然存在的。而领事的设立，使双方的不信任积少成多，以至于根深蒂固。不信任的加剧或是起于误解，例如清廷对于领事业务的不熟悉导致与殖民政府屡次产生摩擦；黄遵宪本人不谙英语，也可能是他任职期间造成多重误解的成因之一。

最后，高健康推测，中英之间的信任危机可能为孙中山革命党人带来了一定的喘息空间。英殖民政府之所以对孙中山等人在新加坡的活动采取“有限度的容忍”，与此前累积的这场信任危机或许不无关系。

演讲结束后，柯木林提纲挈领地进行了点评。他说，百余年前的中英博弈是一场“冷战”，虽然胜负难断，但最后间接导致了清廷的覆亡。那段历史虽已远去，但其中曾经活跃过的人物，至今还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点点滴滴的联系。柯木林总结说：“当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就不觉得是死的，而是活的。研究逝者是为了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历史有兴趣。”



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点评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



宗亲文化在**马尼拉**绽放异彩

记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

文图·欧雅丽(本刊记者)

由 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以下简称菲律宾“宗联”)主办的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于9月21日至23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来自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各姓氏宗亲代表欢聚一堂,畅叙宗情。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亲自带团,率领新加坡各宗亲会馆代表一行8人出席了此次大会。

欢迎晚宴共话宗谊

9月21日晚,菲律宾“宗联”在各国宗亲代表下榻的世纪花园酒店的世纪海鲜酒家举行欢迎晚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宗亲代表们。

欢迎晚宴上,菲律宾“宗联”主席李世钦和东南亚宗联秘书长、泰华各姓氏宗亲总会联合会主席黄汉良博士先后致词,欢迎各国宗亲代表出席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

随后,各国宗亲代表团团长相继上台讲话,向与会嘉宾简要介绍本国宗亲组织发展状况。新加坡宗亲代表团团长、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也上台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表示新加坡宗亲代表团非常高兴来参与此次盛会,与各地宗亲交流。他也简要介绍了宗乡总会的发展概况。

各国团长演讲结束后,大家互相交换了纪念品。陈奕福会长将宗乡总会出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赠予主办方菲律宾“宗联”。

马尼拉宣言

9月22日上午,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在世纪海鲜酒家盛大开幕,各国宗亲团代表在身着东南亚各民族特色服装的表演者的带领下隆重登场。开幕典礼由菲律宾“宗联”主席吴俊民致词,大会还特别邀请了菲律宾总统发言人罗计部长做主讲人。

当天下午,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右四)亲自带团出席



陈奕福会长赠送《新加坡华人通史》给主办方菲律宾“宗联”(从左依次是龚诗育主席、苏维新主席、陈奕福会长、朱培荣主席、李世钦主席)

会首长联席会议在世纪花园酒店召开。会议追认了第八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会议记录，通过了2016年10月在印尼开会后修改的“东南亚华人各姓氏宗亲联谊会章程”。

会议还通过了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马尼拉宣言”。此宣言表明了本届大会的目的是“畅叙宗情，汇集创见，就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会精诚团结，推动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等问题达成共识”。宣言还倡议，姓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衍的主要原动力，它是各宗亲族群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在海外，各宗亲会之组织，就等同于祖家，让华人有个归属感，同时也让所有族裔，不致忘祖忘本，进而弘扬中华文化，使其代代相传。因此，各地宗亲要发挥群力，经常交流，以达成本次大会的主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善良风气”。

最后，会议还宣布第十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定于2020年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主办方为马来西亚槟州各姓氏宗祠联委会。印尼百家姓协会代表团也在会议上表示他们非常乐意主办第十一届宗亲联谊大会，会议也确定了再下一届大会将在印尼举行。

菲律宾“宗联”60年

9月22日晚，恰逢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成立60周年，菲律宾“宗联”在达义市的君悦大酒店举办“宗联之夜”，庆祝成立60周年。出席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

姓氏宗亲联谊大会的各国宗亲代表也受邀参与其盛。

菲律宾“宗联”在会场入口处设置了小型展览，介绍“宗联”60年的历史及目前举办的各种活动。通过这个展览，各国代表加深了对菲律宾“宗联”的了解。菲律宾“宗联”成立于1958年，其立会的宗旨是“宣扬中华文化，推行固有美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成立以来，“宗联”积极弘扬中华文化，倡导华人优良的价值观，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推动华文教育，经常举办华语朗诵、歌唱、演讲、书法、写作等比赛，鼓励年轻一代学习华文；还推动改革社会陋习，比如推动节约守时运动等。“宗联”60钻禧庆典晚会的舞台表演都由当地华校师生呈献，极具华族特色的精彩表演也充分展现了“宗联”在菲律宾弘扬中华文化的成果。

9月23日，菲律宾“宗联”为各国代表精心准备了三条游览线路，分别是马尼拉市区、百胜滩瀑布(Pagsanjan Falls)、战争岛(Corregidor Island)，让远道而来的宾客从不同方面认识菲律宾。当晚，主办方在金海湾海鲜酒家举行欢送晚宴，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还特别将三天的会议日程制作成视频播放。一幕幕难忘的瞬间被镜头捕捉，三天时间宗亲们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看着视频中涌动的宗情，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用掌声为第九届东南亚加中国各姓氏宗亲联谊大会画上圆满的句号。

寻拾珠簾梦卷的 优雅与精致

记旅法画家贾鹃丽和她的新加坡画展



文图·陈庆

2018年10月6日傍晚6点，位于双景坊展示中心(DUO Galleria)一楼的“宣和文物”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珠簾梦卷——贾鹃丽画展”在这里隆重举行。罗敏申集团Christophe Cann总裁为当晚的开幕嘉宾。

画展期间，人们对其作品好评如潮。展厅里，时时能见到不少观众在一幅幅画作前驻足，饶有兴趣地品味，凝视。画展在新加坡取得意料中的成功。

贾鹃丽是笔者的老师。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我进入贵州师范大学艺术系读书。年轻貌美、天赋异禀的贾鹃丽甫一成为我们的老师，立即圈粉无数。记得从85级到90级的学生中，几乎人人都把贾老师视为偶像。只要她在师大校园中出现，那么她的身边一定围着一大堆学生粉丝。笔者有幸成为众多学生粉丝中被她看重的一个，从此有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师生情缘。

毕业于四川美院油画系的她，在读书期间就已在中國美术界声名鹊起。1985年，台湾茉莉画廊为她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同年，她的画作《秋瑾》入选首届中国油画展并被日本博物馆收藏；1989年，画作《无言歌》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并获第二届中国油画展优秀奖。1991年，她进入中央美院研修班进修；1996年受法国政府邀请，到Aix-Provence美术学院深造。1998年凭着自己的作品加入法国美协，自此旅居巴黎。在法国这个世界艺术的大舞台，她的作品以其独特的东方诗情吸引了无数观众，让法国人在醉心于她的画作的同时，

也记住了她的名字。

从艺至今，她在中国、港澳台等地及日本、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等国美术馆参加和举办过多次个展、群展和沙龙展等各类画展，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作品多次获奖，包括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当代艺术绘画奖和巴黎卢浮宫绘画金奖在内的多个国内外知名奖项，作品广获美术馆、博物馆、银行、私人机构和收藏家极力追捧。

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她自小随父母移居贵州，贵州自然秀丽的山山水水浸润了她；小时候母亲给她讲的神话故事，读书期间的多次“西域之行”、麦积山石窟、敦煌壁画艺术、北京故宫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氛围，以及中国古画中的空灵境界感动了她，于是，她用缤纷的色彩来表达她独特的内心世界。

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学者闻立鹏评价说：生活中积累的众多感受，拨动了贾鹃丽的心弦，唤起她强烈的表达欲，画家进入了激情焕发欲罢不能的创作境界，这种真诚的艺术心态是艺术真伪优劣的第一试金石。离开了它，艺术只是假冒伪劣；缺少了它，艺术就苍白暗淡，因为几乎世间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仿造，艺术的形式、质材、技法都可以引进，唯独人的感情是不能造假引进的。的确，心灵的净化、心态的安宁、心思的纯粹，舍此别无通往艺术圣殿之路。

贾鹃丽是执着而优雅的，她忠于自己、坚持自己，



《屏风》162x130 布面油画 (2010)



《屏风前的少女》54 x 39cm 布面油画 (2010)



《自由》162x33cm 布面油画 (2013)

艺术是她的全部，是她生命的重中之重。她有一颗高贵的心，走到哪里都会发光。她看似高冷，接触下来却很有亲和力。站在她的画面前，你能感受到她画面中的安宁、静谧、平和、冲淡和温情，你会被她的深沉、庄重、超尘绝俗的意境所打动，你焦虑烦闷的心情会逐渐得到平复。她的画会带你远离繁琐的日常和得失的困扰，屏息步入玉洁冰清的圣境。

中国三大策展人之一的冯博一先生说，贾鹂丽不愿意卷入所谓前卫、流行的“现实狂欢”，而是在温宁的传统“闺阁”里求得一种心灵的纯净，抑或象牙塔的情趣。他评价道：她的艺术血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人画和对油画本身的语言、形式思考而来的。所以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发现并表现着与女性直接相关的景致与境遇，绝非宏大的叙事话语，也不是私密的喃喃自语，而是寻拾隔世梦忆的精致、优雅、遣怀，没有流行的杂色，较之前卫艺术中强调视觉张力的作品，显得宁静而致远，从中看到的是历史、时代、现实另一侧面的女性操守。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著名画家，贾鹂丽或许是孤独的，然而她享受着这种孤独。有人说，她笔下的女子，有着张爱玲式的孤傲与哀愁；有人说她的画是“醒着的梦”，然而这梦是用醒着的头脑去画的。中央美院教授、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说：她的画主要靠她体悟到的感觉和感情去感动人。在读她画的过程中，人们自然会体会到一种与自己心灵相通的感情。

去国二十几年，贾鹂丽通过自己的画来回归故乡。故乡在她的心里，更在她的梦里，她永远在寻找心的归

宿，她作画的过程就是对故乡故国寻觅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杂沓和喧嚣中，她的作品唤起了人们心底沉睡的乡愁，给人的心灵以深层次的抚慰。她说：我想抓住那种说不清的一种气氛，一种好像是永恒过去、一种压抑、一种哀伤、一种现代人没有的优雅，而又非常美的东西。诗为心声，画为心境，其画其文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心灵是那样的澄明洁净、辽远深沉。

贾鹂丽极富才情且心思细腻，她拥有当下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正直、真诚、善良、真实，这些品质令她今生注定是传奇。懂她的人知道她是一个一直活在纯净内心世界里的人，就像她的画一样，兀自沉溺在珠帘梦卷里不愿醒来。不懂她的人会说她不食人间烟火，不谙人情世故。其实，不是她不谙，而是她不想“谙”。因为如果对人情世故“谙”了，她也许就不能坚持做好自己。她有她的依仗，她靠这个依仗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做自己，不需要在乎世俗的目光。这个依仗，正是她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

我钦佩她对“真实”的坚持。正是这种坚持，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向往却没有勇气成为的那种人：不必察言观色，不必言不由衷，只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一心一意去做好喜欢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

综观古今中外，大凡艺术上成大器者，无不是能超凡脱俗，坚持做好自己的人。贾鹂丽，以她优雅、从容、冲淡的艺术人生，通过这一次新加坡画展，再一次向我们印证了这条规律。

(作者为中国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许梦丰“种花”



文·林高 图·那薇画廊提供

许梦丰住Marine Parade。东海岸青龙木花开时，一簇簇黄色小花挂满树冠，香气清澈含蓄，风过送来，有点像 Christian Dior，临窗便闻到。他住在第18座16楼，向海。我兴味盎然听他描述。唯一一次，听到他用一种香味比喻另一种香味，不禁莞尔，私下我想入非非。梦丰漏了馅，他曾经的红颜知己莫非用的是这款香水。他蒙然不察，递给我他写给青龙木的一首七绝，神色仍在花木里。后二句岂不自曝疯

傻：“忙煞老夫蜂蝶似，踩车随处觅芳踪”。青龙木一年开花三五次，开时带着小雨，也有时整年不开花，难怪民众大都只注意到它的遮荫效果。

说到委屈了花便说到琼崖海棠。它不应该受冷落！梦丰说，很多公园都种，勿洛码头就有一棵很大，可是大都不知道它叫什么。语气里竟有些愤愤：我们对花太冷漠。他坚持带我去看，东海岸吃海鲜的地方种有几棵。香颇逗，花却小，吐嫩芽一般聚拢，白色。又带我

去看小种栀子、大种栀子。原来东海岸公园都有，花白色，香清淡。“平时擦身而过，都不去理睬。”他又是为花又是为人而惋惜。

我喜欢榄仁树捎来秋的消息。东海岸就有，梦丰说，叶子先转黄，再转红，最后变成褐。——秋就到了，我说。我们站在十步外静静看，好几棵在一处，似乎就将听到秋的脚步。梦丰特别提到雨树。羽状曼叶像撑起一把伞，粉红小花飘荡在树梢，所以必须站在天桥看。一天便谢，花期约三到四个星期。早晨和黄昏去看，枝干迎向阳光，仿佛群龙争腾飞跃。他的描述如诗如画。

梦丰对花木情痴以至于此，我认识的朋友曾经有一位，叫君绍。何华写过君绍：“他觉得花草比人有情，所以看到花草就喜欢。”（见何华著：《在南洋》）君绍老人已往生。在“现代”此地难得遇见这样人物了。于是，我问梦丰怎么与花结缘。答案很简单：天生的。我的意识忽而接到德语诗人策兰(Paul Celan)那里，他第二个儿子长到二十个月，开口说出第一个词是：花。（见北岛著：《时间的玫瑰》）梦丰晚了些，他五六岁吵着要用阿华田的罐种剪春罗。“母亲教我种，一边叨唠我上辈子欠下花债。”后来和花在一起久了怎么想呢？我要他说个道理。他指向海边：“真山真水真花草，不懂欣赏，太可惜。鸟叫好听，花开好看，大自然给你的。”就这样，有大道至简的意思。我们在东海岸的The Coffee Bean & Tea Leaf 喝茶，软风习习。梦丰约我到这里，有心让我尝这里的蛋糕。我一边尝做工精致、带娘惹风味的蛋糕，好吃，一边听他说。“东海岸如果少了这一片草地少了树，就少了味道。”我把一大个蛋糕吃完了，一边听他仿佛给自己的“道理”下结论。没错，我应和，兼而有之把握到了，人生才有滋有味。

可我仍不甘心。我知道梦丰能倒背如流许多诗词，便想以诗探问他对花木的情感倾向。你最喜欢哪一首？他随即念欧阳修的《谢判官幽谷种花》：

浅深红白参差种
先后仍须次第栽
我欲四时携酒去
莫教一日不花开

“携酒去”可视为一种助兴，毕竟有花没花最要紧。看来梦丰的美学趣味是要落实在日常上。不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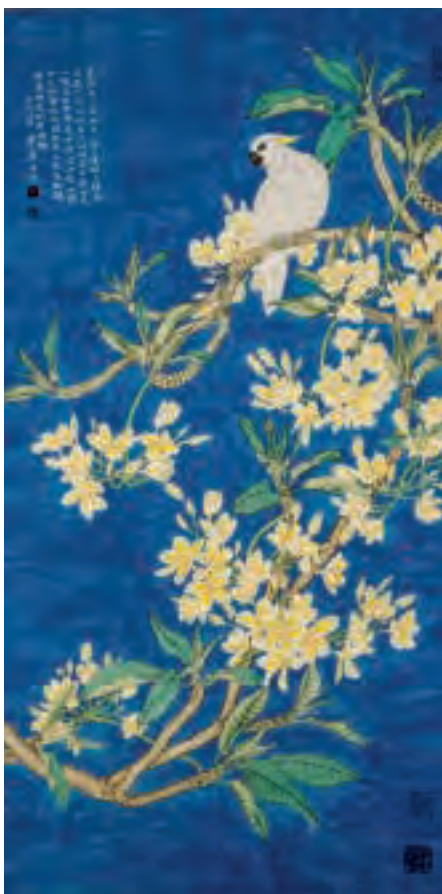
黛玉走险棋，拿花之美质象征生命。林黛玉是为爱情而活，为爱情而作诗；爱情死，时间就结束。花就得葬，诗帕就得焚。曹雪芹写林黛玉把花的意义推到极致——文学的美逼得曹雪芹把他仅有的一股劲全都使出来。

梦丰的花缘离不开地缘。老家原来就在新家的附近，东海岸路和Still Road交界处，偏靠如切那边。有一间店屋储藏他的童年，李光前别墅就在店屋的左前方。后来他家搬到菜市。不远，平仪路有个同学家里以养鸡为业，她家长允诺让梦丰在园地种花养荷。荷花养在大水缸。有一次，邻居的猪过来大快朵颐。绿意盎然变委委秃秃两大缸，哭笑不得！茅屋后有个水池，长萍，下雨水溢，淹入屋内，过山鲫趁机“走”进来，唧唧唧响！待了五六年吧，梦丰自称乡村人。后来又辗转在Frankel Ave 和 Siglap Road 租房子住，租约条件包括让他种荷花。大约1980年至1985年间，他在林磨甘榜觅得一间锌板屋，前院有棵缅甸桂，园地宽敞，适合栽花蒔草。可也只待上六年就被政府征用。那时慌不择路，差一点跑到裕廊武林山耕植，地点已物色好。可他的地缘到底离不开东部。1989年香莲寺有个成员和梦丰同是德明校友，建议梦丰把两缸荷花搬过来。从此他有了种花养莲的地方。

正殿匾额“香莲寺”三字为转解法师所立。关于转解法师随缘南来建寺的经过，法师所属佛教派系以及其人法裔字辈，杜南发兄之宏文（见《莲寺观莲》《早报·四方八面》/21-5-2018）言之甚详。可参考作为补遗。三年前我与梦丰初次相识也在香莲寺。梦丰剥莲子给我吃，无比清甜。告别时他采一些姜花、玉兰、茉莉，用莲叶裹起，折一小竹枝扣住。又剪几支栀子花，一支晚香玉。说带回去，夜晚安静时很香。这些香都是我住静山村时自家院子有的。不常见了，清香缕缕。那次闻到，复见老家印象。梦丰说，晚香玉慢慢开，开好几天。

二次造访月季开过了仍挺着三分姿色。梦丰说，九十年代他种的月季不下五十种。盛开时一列列，篱笆边上都是花，大的，他比给我看，竟一个鸡公碗。我暗自想象，月季闹下去准攀越篱笆过去。果然，时有路过者停下脚步问：你可以教我种玫瑰吗？I love your ro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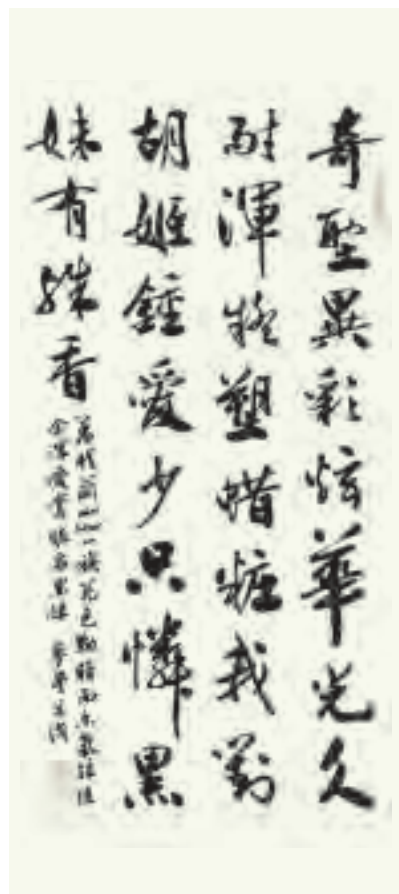
后来不种了。因为月季容易引来虫害，必须喷药，干了农药会挥发，对住在寺庙的人不好。是否还另有一



许梦丰画作《东海岸秀色》



许梦丰画作《和乐欣荣》



许梦丰书法

层意思？红杏枝头春意闹，花事必惹人事，趁机一并收拾掉。我没有问他。眼前只剩孤枝一朵惨淡淡。

梦丰说，眼睛要沉淀，美才有了层次。比如木本海棠比樱花好看。樱花太密，透不过气；海棠疏通，更为静好。又说：垂丝海棠是粉红，西府海棠偏白，相比一看就心动。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每年花开正好时，他便坐飞机去赴花之约。看他心情一年一年好，沉淀下来花的美学自然一年一年够。

说到牡丹。牡丹怕老。老干气弱花少，易生蛀虫，很难侍候。故有“少牡丹，老梅花”一说。北京公园反其道，刻意保护，老干劲挺，开花更耐看。洛阳、菏泽花会时候，一窝蜂都赏牡丹去，游人云集。可是，多属商业性，花和人一样挤，风动云来，花在众人里像排队做早操。他的比喻延伸到郁金香。郁金香一样矮，公园里铺地毯似的。他说，拍照作背景倒是不错。牡丹

是梦丰的最爱。曾撰文细说牡丹自唐至近代盛衰的经过。有一件虽口传无凭，茶余饭后拿来侧看人间现实倒有些意思。话说武则天称帝，龙颜大悦，某年冬写了催花诗，限次日群芳竞放。牡丹独不开，结果被贬到洛阳去。后来《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把它写进小说，变成百花仙子被谪下凡为才女，赴科举高中榜首。唐玄宗时，下诏洛阳花师至骊山种牡丹。因为皇家爱好，牡丹的命运大逆转，赏牡丹遂成长安暮春时候的时尚，寺院如慈恩寺、兴善寺都是牡丹作秀的舞台。足以见，花事一旦搭上“权力与利益”操作的轨迹，有些煞风景，却符合真实。

其实，梦丰评点花所用的字眼亦含喜恶爱憎，如评点人。他怎么说花的香与色呢？荷，清正；兰，神秘幽雅；茉莉与含笑，甜媚；芍药与百合，高雅；晚香玉，妩媚挑逗；鹰爪，浓郁带有侵略性；夜合，清冽冷漠；

缅甸，清、宁静……如果你不同意，大概也是以人间事去比照，比如梦丰说水梅的香浊，属于低级。我说：若单棵、勤修剪，就不一样。他同意。

最后一提梦丰的书画。为什么喜欢工笔？他说：观察、写生、提炼，然后呈现在画里，要做到细腻，昆虫尾巴动都能感觉到。景物外显的神情，画家内在的韵致，须一致叠合。哦，明白了，以工笔作画，一半莫非正是他爱自然、不敢轻率怠忽的缘故。梦丰除了画牡丹莲竹，也画本土花草，民间往时乡间常见的凤仙花、鸡蛋花、夹竹桃都曾在他笔墨间飒爽招致。人物画方面，有一幅“海滨行乐图”极为精彩地描绘民间休闲之种种，诚如题跋所言：东海岸公园真是一片福地乐土。梦丰不曾拜师，没上过美专。画家刘抗是他读中学时的美术老师。刘老师知道梦丰喜欢写字，带他去见陈人浩先生。陈先生当年是校长。陈校长亲笔挥毫“许梦丰”三字赠他，勉励有加。那是唯一一次梦丰看陈校长挥毫示范。周末午后他赶去中华书局看潘受老前辈写字，偷师学艺，不计其次。梦丰有敏锐之禀赋，又好学勤勉，岁月增他的功力亦增，便卓然成家。书艺方面他特喜欢米芾和苏东坡。无怪他的字稳重洒脱，竟有几分近东坡。绘画方面亦是靠观赏、临摹古人画册，尤以宋文人画为主。梦丰之用色，沉、静、庄，兼有喜气。自云：读近代人于非闇二册大作《中国画颜色的研究》《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颇受启发。另外，熟读兼好写作古典诗词，对他必也起着潜移默化作用，提升他的品味。

写许梦丰是希望带你去游公园，观赏自家土地上的一花一木。国家公园局从外地引进许多花木，用心培植。“花园城市”正是经多年辛苦“种植”出来的美誉。小小的岛上有四百二十几个公园，在组屋社区里，供居民栽花种草的园圃也有六百二十九个。国家公园局的成就，国人给予掌声。种树栽花，从国家的角度看是累积成果，从个人方面看是怡情养性，二者却有微妙的关系。如何领会？端看自己。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许梦丰画作《墙角篱边》



许梦丰画作《海滨行乐图》



文·尤今

保护伞

疼爱孩子的家长，都会在孩子出世时，为他栽种一棵无形的大树，让他舒舒适适地在树荫里成长。当孩子长到了能够自立、自理的年龄时，家长便应该放手，让他走出刻意营造的这个舒适区，让他去感受外面的风雨雷电、培养他应付外界环境挑战的能力。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爱子心切的父母，罔顾孩子已经成长的事实，他们还是撑着一把“保护伞”，拼了老命追在后头，为他阻挡无形的风和雨。

曾在教育界服务长达38年的郭毓川先生，最近，在谈及新加坡家长的“保护主义”时，感慨万千地忆述了几桩令他感触至深的事件。

例一：

当他在先驱初院担任院长时，发动学生参与“海外社区志愿工作”。第一批学生于2001年到越南去，行程10天。当他去机场送行而回返学院后，一名家长竟然风风火火地赶来学院，满脸焦虑地告诉他，他的女儿忘了带拖鞋出国，要求学院利用快递把拖鞋送去胡志明市给她。他告诉他，此等小事，他的女儿自会处理，不必担心，再说，随团老师也会帮忙学生处理一切要事和琐事的。

“由于我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满脸不悦，怏怏而去。”郭毓川院长说：“实际上，那名女学生一到了胡志明，便买到了适合自己的拖鞋。”

另有一次，他一连接到多封匿名信，要求学院取消让学生到海外社区当义工的活动。后来查明，这些匿名信都是由同一个母亲发出来的，因为她不要儿子出国，又不敢横加干预，只好出此下策。

例二：

一名高一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留级，他的母

亲在年尾的假期里，天天风雨不改地到学院来，百般纠缠地要求院长让他升读高二而免于留级。院长费劲唇舌向她解释重修一年以打稳基础的重要性，她却置若罔闻，一再要求、一再坚持，后来，知道希望落空，居然写了一封“哀的美敦书”，恫言要自杀。当这个母亲天天在学校不依不饶地闹得天翻地覆时，她的孩子却从来不曾陪同母亲前来；反之，他逍遥在外，自寻乐子。

例三：

一名母亲，屡屡到学院来，要求校方让孩子担任学生理事会的领导成员。当校方告知他的孩子落选时，她不甘罢休，尖声叫嚣，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

例四：

一名男学生携带一根竹竿在校园外攻击他人，他的母亲在得到通知后，匆匆赶来学校，理直气壮地说：“他随身携带竹竿，是为了自卫啊，有啥不对？”

例五：

有一回，校方举行为期三天的露营会，一名女生的父母在午夜时分行色匆匆地赶到露营的地点来。郭毓川院长边说边笑：“当我愕然询问他们夜半来此的目的，他们居然表示，女儿发短信回家，说她不适应校方所提供的抱枕和枕头，所以，专诚送来。”

例六：

在初级学院为期四天的迎新会里，有位母亲，每天11点正，一定准时出现在食堂里的摊子上，买了一大堆女儿喜欢的食物，坐在桌旁，等待女儿活动结束后，立刻便能享用。郭毓川院长慨叹着说：“她的女儿，已经17岁了呀，难道连这等日常生活的琐事也做不来吗？”

类似上述例子，不胜枚举。

郭毓川先生认为，父母撑起大大的“保护伞”，为亲爱的孩子挡风遮雨，用意至善，然而，他们不知道，正因为这把无所不在的“保护伞”，把孩子抵抗风雨的能力全然剥夺了！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孩子需要自由的空间来成长，如果每回发生事情时，父母便迫不及待地介入、干预，想越俎代庖地帮忙他们解决，试问：他们又如何能够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他进一步指出，青少年最在意的是同龄人如何看待他们，父母如果把孩子打造成事事俯首称臣的傀儡，恐怕他们在同学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他问：“难道父母亲忍心让孩子成为同学眼中的另类学生吗？”

说得极是。

摔跤，是孩子换取坚强与勇敢的必经过程；痛楚，是孩子健全成长必付的代价呀！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在教育界29年，站在前线日日与学生们打交道的我，接触到的，是另一种黑色的“保护伞”。

孩子犯错，而且，犯的是大错，校方召见家长，家长不严加管教孩子，反而张开那把黑漆漆的大伞，企图掩盖孩子的过错，而且还趁机抹黑他人。

例一：

一个学生，在全校作文比赛中风风光光地夺取了冠军。然而，事后，有人揭发，他的得奖作品是自网络抄袭的。校方召见他的母亲，要他退还奖金，并向全校道歉。这名中年妇人，有着一双凌厉如豹的眼睛，一开口，便语不惊人死不休：“你们说他抄袭，以前读书时，我大段大段地抄冰心和鲁迅的句子，老师还称赞我抄得好呢！你们怎么就不懂得教育的原理？孩子是要鼓励的呀，他表现得这么好，你们却硬说他抄袭，打击他的信心，以后，还能期望他努力学习吗？”老师向她出示了网络打印出来的那篇文章，面对如山铁证，她却哼哼冷笑：“这算什么证据？天下文章一大抄，你们能担保这是原作吗？再说，模仿不是学习必经的途径吗？就算他不抄，别人也会抄啊！如果你们硬要他道歉，我便让他转校！”

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最让大家觉得“不寒而栗”的是，她不是目不识丁的人；教育，给了她“强词夺理”的辩护能力。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心如秤砣。

在这把“黑伞”的保护下，她的孩子，以后很有可能

会“更上一层楼”地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他或许会认为“偷看”和“偷窃”也是合情合理的，反正，好的答案就是给人看的、好的东西就是给人偷的；不看白不看、不偷白不偷嘛！

例二：

有名学生，有暴力倾向，有一回，在课室内将椅子猛力掷向一个他看不顺眼的同学，差点酿成大祸。他杀气腾腾的父亲，像是黑社会的老大，一开口便气势汹汹：“丢椅子？有谁能证明？”老师说：“我亲眼看到的呀，班上还有很多同学也在场……”他打断了老师的话：“有人拍照证明吗？把照片拿来给我看呀！”老师还未答腔，他又咄咄逼人地问道：“对方残废了吗？瘫痪了吗？还是，死了？”紧接着，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受伤，你们却在这儿说些有的没的东西，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临走前，还“义正词严”地教训老师：“就算他有丢椅子吧，那也一定是对方触怒了他，你们不去惩罚那个惹是生非的人，却胡乱拿我儿子来开刀，不是颠倒黑白吗？”

瞠目结舌的老师，这时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日社会里一个暴徒的雏形。

例三：

有个学生非礼同班女生，母亲到校，一头鬈发染成了闪烁的金色，一道乳沟从低胸的上衣恣意地爬出来。她一听原委，便好整以暇地说道：“非礼？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事，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啊！退一步说，也许是那个女的刻意诱惑他呢？这个年龄的少年，血气方刚，是经不起引诱的呀！”老师气炸了，正想反驳时，她又拖长了声调，问道：“那个女的，怀孕了吗？”老师冲口而出：“非礼而已，哪会怀孕？”她脸上浮起了一抹奸诈的笑意：“非礼，不就是随意摸摸吗？既然不曾怀孕，你们又何苦没事找事做呢？”

眼前，秀才遇到的这个兵，可恶得匪夷所思。

这个男生倘若日后成了警方通缉的大色魔，他的母亲肯肯定定就是罪魁祸首！

每一把黑色的大伞，都是一枚定时的炸弹呵！

时间到了，就会爆炸。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旧禧街警察局



文图·虎威

我是在上学途中和现在称为旧禧街警察局的大楼结缘的。那一年，我插班公教附小，开始每天从新桥路上的住家搭巴士上学。过了新加坡河上的哥里门桥是禧街，而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就巍巍地镇守在街头。当时年纪小，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它的设计，但深切感觉到它的存在——只因为它庞大。就这样与它频频相遇，直到高中毕业。

警局和营房合成一体

一个警察局，怎么可能这么大呢？却原来是警局、营房，乃至牢房的混合体。据说，这座落成于1934年，当时叫禧街警察局与营房的建筑物，单单营房就可供上千人居住，包括180个单身警员，140个已婚警官及其家属与佣人，在当时是个“霸级”项目。

这么宏大的建筑，反映了英殖民地政府要建立一支优秀的警察部队的宏愿。原来在1920年代新加坡有“东方芝加哥”的称号（芝加哥在当时是“犯罪之都”）。殖民地政府想让新加坡摆脱这个称号，自1929年起致力于建设警察部队，也大量增添相关的建筑物。

禧街警察局与营房由公共工程局总建筑师沃特设计（他的另一件地标性作品是旧高等法庭），用的是古典建筑语言，包括罗马多立克柱式。六层高的立面分为由首二层组成的底部，三至五层组成的中部以及部分由悬桁涡卷支撑的顶部，很有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殿堂建筑的气派与庄严。

频频经过这座殿堂时仅知它是警局，以上所写都是在走上建筑师之路后方知晓的。



旧禧街警察局加顶内庭

变成政府部门办公楼

我在1984年加入公共工程局当建筑师。当时局内的建筑部门根据所执行的建筑类别分组，有一组专门设计和督造警察局，但我没被派往。

那时，警察部队已搬离禧街警察局与营房。大楼易名为禧街大厦，部分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部门办公楼，部分空置。还记得当一名女建筑师同事完成了国家档案局的装修后，邀请其他同事参观。那是我第一次踏入早已见过无数次面的这座大楼，对资深同事将古旧的建筑内部转变成新颖的设施十分赞赏，并为本位于福康宁山上一栋洋房里，藏品丰富但一切老旧的国家档案局能“搬新家”感到高兴。

加入公共工程局数年后修读古迹保留专科，后来，因研究公共工程局历史并且负责多项公共建筑的修复工程，不时会到禧街大厦国家档案局找资料。由于该局仅占整座大厦一隅，我所到者也仅此一隅。却没想到有一天会接获任务，将整栋楼做全面的修复与翻新，使之成为新闻与艺术部大厦。

易为新闻与艺术部大厦

我和团队首先做研究和现场测量，彻底了解这栋老建筑的方方面面；继而做可行性研究，怎样在尊重建筑物的历史与“性格”的同时为它注入新生命。几个较大的挑战包括：一、如何增加它的面积；二、如何使两个庭院更有效的使用；三、如何为建筑物边上的行人遮风挡雨；四、如何在对老建筑作最少“干预”的情况下将它现代化。

研究的结果包括建造新楼、新电梯塔和地下停车场，将大庭院加顶并设空调，在建筑物外围加盖；而一切新添的元素都必须做到简约，和原建筑有分别但与其协调。

设计方案得到客户部门批准，由其向财政部申请费用也获首肯，项目正进入做建筑详图的阶段，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领导“学校组”的建筑师离开机构，上头有意由我接任其职位，这表示我须放弃新闻与艺术部项目，加入“学校组”。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接受新挑战。

彩窗漆成的思考

放了手的项目绝不插手。新闻与艺术部大厦在原组同事的努力下渐渐变成真实，最后，更以彩虹般七色彩窗亮相，成为新加坡河畔一道特别的风景。彩窗的概念在我负责项目时客户部门已曾建议，以一洗旧警局严肃，彰显新部门朝气。从严格的保留古建筑原则来看，这不一定合适，因为其彻底改变老建筑原有的性格。然而，窗户色彩的改变只是表面，哪一天要恢复原貌还是极容易的。

与旧禧街警察局的情缘，在2001年有个“高点”。那年应邀为学生报《大姆指》作纸上向导，引领学童欣赏建筑。一年的“导览”完毕后，该报在这栋建筑物加顶的庭院里办活动，由我和一群建筑师同事带动学童们玩用纸皮做建筑的游戏……童真的笑声与创意竟与彩窗互相辉映。

为写本文我重访旧禧街警察局。目前，它是通讯及新闻部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之家。走在布置着雕塑且有画廊营业的庭院里，当年旧瓶新酒所营造的艺术气氛依然。我还是痴痴地想着彩窗的问题，心中没有答案。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射干

披着花豹衣的芳草



文图 · 李喜梅

不久前遇上流感肆虐，是祸躲不过，不巧我也被传染了。当时医生说该次病毒属于新品种，平时少生病的人会比较棘手。虽说小病是福，我却丝毫未感受到。身体关节有刺痛的感觉，也受不了冷气，一吸入极易引发咳嗽，且一发不可收拾，非常无奈、苦恼。

服了西药；近个把月的时间，体力才逐渐恢复。自觉身体需要调理，再去看中医；这回发现医师配给的药单上，“射干”居然榜上有名；我似乎见到熟悉的朋友，心里踏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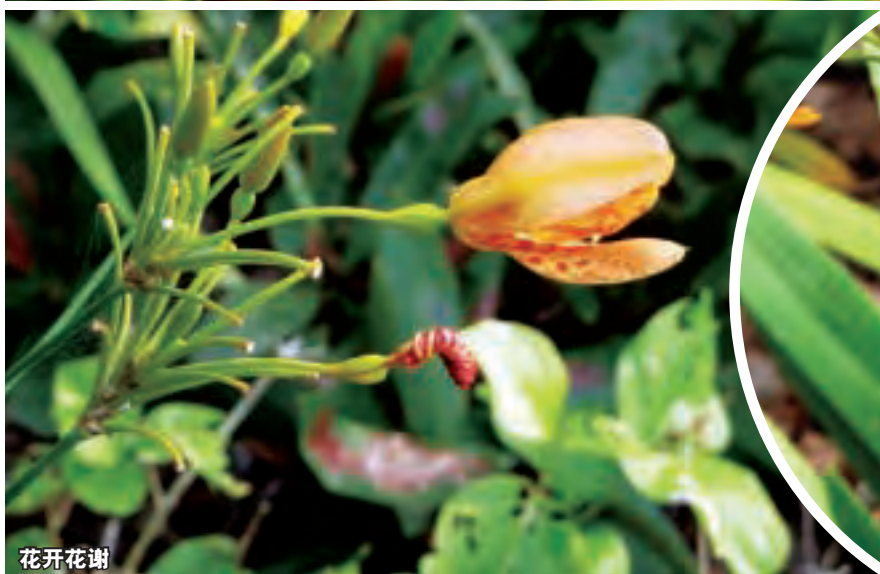
闲暇时常观花赏木，射干一直是我关注倾心的芳草！这次竟然以不同形态，出现在我面前，确实有缘！

射干长有纤细、嫩绿的实心花梗，约二至三尺高度，顶着六片浅橘红色花瓣；作两轮(间隔)排列，每轮各三片，两轮花瓣之形状与纹理略有差异；外轮瓣片稍短而狭。

花瓣表面散布“雀斑”，或像花豹身上的斑纹(故有 Leopard flower之英文名称)。花枝俏立花径群芳阵中，一把把“绿剑”簇拥着芳华秀色，刚柔并济，姿彩飘逸，让人印象深刻！



花瓣的依恋与纠结



花开花谢



蜂采蜜

记得乍见此花形态与名称时，联想翩翩：叶如剑，脑海浮现古代楚国干将和莫邪的神话，也随即想起新春时节的剑兰。“射”字不就明示“身子寸高”，加上花梗如箭干，或因而凑成此名？

矮小个子的射干，于中医药理中却是治疗咽喉肿痛以及痰多喘咳的主药。

入药的是植物的干燥根茎，其性质苦、寒；清热解毒，消痰，利咽。中药店售卖的喉散喷剂常含有射干成份。具微毒，孕妇忌用。

射干花开有时，盛绽时蜂蝶虫子不请自来，如花仙子摆设流水宴席。花事后，花瓣依然不离不弃，如丝绸索般成条卷起，若过水后刚扭干的橙橘色小丝巾，润丽顺滑，煞是奇特！子房在花瓣之下，授粉后逐渐膨胀肥大，果实成型后，花瓣遂凋零枯谢。

射干为百合目(Liliiflorae)鸢尾科(Iridaceae)射干属、多年生的单子叶草本植物；其花瓣一般以3为基数，即3瓣或其倍数。

该植物原产于中国、中东地带；喜暖向阳，耐干旱与寒冷，对土壤质量要求不高；或因花颜明艳照人，随着商贾旅客足迹漂移，如今已散播至全球的热带、亚热带及温带地区。

见到网站上将中药名读为yè gān (夜干)之说。请教中药界朋友，谓药行内多数仍念射干shè gan。

射干学名: *Iris domestica*

英文名称: Leopard flower, leopard lily, blackberry lily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文坛掠影。

白云间的秦淮河

秦淮近影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童年的记忆

开始记事时他只有三岁，那时自福建惠安南来谋生的父亲已是一名拥有36条大沽船的“小船王”了。记忆中的他常常被母亲牵着来到红灯码头。他的眼前挤着装满货物的驳船，船身漆成红绿黑三种颜色，船头则是类似眼睛的大圆圈，亮白亮白，阳光下些许刺眼，一个个光着膀子的工友们忙着卸货。他则好奇地跟在母亲身后东瞅西看，记忆中最清楚的是母亲的模样。年轻的母亲好看极了，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透着慈爱，一头乌黑的秀发松松地拢在耳后，两只三寸金莲撑着略显单薄的身子，像极了飘在水上的白莲花。

“龙玉啊，小心点儿！”

母亲的性情极其温和，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她从来不责骂孩子。龙玉也总是安静地贴在母亲身边，但这种安宁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岛国的时候，刚刚庆祝完四岁生日的龙玉就跟大人们一起躲进了防空壕。后来的三年零八个月里，他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惨绝人寰，至今想起仍觉心惊胆战。

好不容易熬到日军投降撤离，父亲的船运业却因异族生意伙伴的蒙骗而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白手起家的父亲又回到了起点，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新马两地来回奔波。母亲也以帮人车衣赚取微薄的收入。此时的龙玉已是一名小学生了，为了帮补家用，年仅七八岁的他在放学后就到附近的咖啡店打杂，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到家。

那时他们租住一户庄姓人家的屋子，房东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儿子，名叫兴发。兴发很喜爱龙玉，常常把他

叫到自己屋里聊天，并告诉他写稿子拿去发表可以赚取稿费。小小年纪的龙玉也因此萌生了投稿赚钱的念头，在兴发的引导下他捧起了鲁迅、茅盾、沈从文、艾青、臧克家、朱自清等大家们的著作，可以说兴发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启蒙者。

那时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的食物除了番薯粥还是番薯粥，但因为书籍的陪伴，龙玉的心里并没有太多的苦水。后来兴发还给了他很多稿纸鼓励他提笔写作。有一次，龙玉正在烛光下用功的时候，耳朵却被兴发的母亲拧得生疼，原来她担心万一龙玉睡着的话可能会酿成火灾(那时的屋子都是木板搭建而成)，龙玉只好吹熄蜡烛来到楼下借着月光继续自己的美梦。

龙玉无论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都是典型的乖孩子、好学生，备受父母和老师的疼爱，唯一一次被华文老师何苍生鞭了两下是因为他在课堂上没有专心听讲，而是偷偷地写自己的东西。之后龙玉就不再这么做了，何老师断定这个极具艺术天分的学生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少年老成

16岁那年，龙玉的处女作——诗歌《给诗人》及《露》终于得以在《星洲日报》高云主编的“学生园地”发表，而此时的兴发已被他的母亲带回了中国，直到好多好多年后龙玉才有了他的消息。

当三块钱稿费拿到手的时候，龙玉多么希望能把它交到母亲手里，多么希望看到母亲欣慰的目光，可是，这一切都永远不可能了，因为可怜的母亲早在两年前就因罹患肺病离开了人间。



年轻时的秦淮



秦淮的文学作品

龙玉心目中的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恬静的笑容，两只小脚飞快地移动着，屋里屋外忙个不停，直到去世前的一个月她还挣扎着起来为大家准备早餐。每当想起这些，龙玉的内心就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恨自己没能力照顾好母亲，如今只能把家里的一切重担挑在肩头以减少父亲的压力。自从母亲过世后，本就少言寡语的父亲更是一声不吭，一回到家就躲在角落抽水烟。当龙玉把诗歌见报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是稍稍停顿了片刻，定睛看了龙玉几眼，嘴唇动了动，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龙玉知道父亲心里苦，他能做的就是尽力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妹妹，希望她们尽快长大成人。

“这孩子可真懂事啊！”但凡认识的人都这么说。

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他心中那无尽的哀伤。他把这些哀伤化作了诗行，写给天上的母亲，写给地上的自己。

“我写下悲哀的悼念无从投递。”这应该是他内心

最为真实的写照。

虽然跟母亲的缘分只有短短的14年，但这14年带给龙玉的却是一辈子的感念。

第一本诗集出版

高中毕业那年(1961年)，他已发表了五十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都被《南方晚报》文艺副刊主编曾铁忱先生收集在一起。曾先生极力鼓励他出一本诗集，这是龙玉完全没有想到也没办法办到的，后来在另一位资深写作人尹景祥先生的赞助下才得以成为现实。

他的这本诗集《无花的梦想》为他的学生时代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以后尽管一直笔耕不辍，但直到长长的38年后，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拂晓的国旗》。

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的关系，龙玉根本没考虑过继续深造的事，他很快申请到一份小学华文教师的工作。有了180元的月薪，他就可以供两个妹妹读书了，

这令他感到无比自豪。为了节省路费，他买了一辆旧脚踏车每天骑着上下班。他是学校里最为年轻的教员，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但就在他逐渐适应并享受这种边教书边写作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施校长的一席话让他的人生之路有了彻底的改变。

施校长告诉他，如果仅仅满足于当一名教书匠，那多年以后他就会像施校长手中的旧课本一样，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再也嗅不出原本的墨香了。

“你天生是吃娱乐圈那碗饭的，千万别辜负了自己的才华啊。”施校长语重心长地说。

三年后，龙玉告别了教书生涯，并很快成为了一位红歌星。

歌星秦淮

为了进军娱乐圈，龙玉决定给自己取个艺名。那天他召集了包括周黎在内的九位朋友，让他们每人写个名字，他自己也写了一个，然后投选看哪个最合适。结果大家都觉得“秦淮”二字再好不过，而这个名字正是龙玉自己取的，秦淮从此也成了他的笔名。

这一年是1964年，他成为文娱游览有限公司东南亚歌唱团的一名成员，开始跟美黛、紫薇等红歌星一起在东南亚一带巡回演出并迅速蹿红。事实上，早在1960年，他就在“新加坡广播电台”主办的“天才歌唱比赛”中一举夺冠。空灵纯净的嗓音加上俊朗儒雅的外表，无论走到哪里迎接他的都是鲜花和掌声。尤其一曲《白云》让他红透半边天，很多人干脆直接以“白云”唤他。虽然身份跟境遇与往昔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他并未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而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人红了，专栏自然愈发多起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新明日报》文艺版、香港的《明报》文娱版、马来西亚的《新潮》娱乐杂志等先后发出了邀约。每到一处，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忙着观美景、尝美食甚或闲言碎语传来传去，他却关起门静心写起自己的文章来。

几年后他在香港歌坛站稳了脚跟，并与电影明星于倩结为连理，但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太久，离异后他又只身回到了狮城。

无论身在何处，唱歌与写作都是他生活的主旋律，而且从未跑调抑或变调。

作家秦淮

2000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腾珠录》问世，接着，《雕虹集》(2001年)、《笔中情》(2003年)相继出版，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都是这些年来来的专栏作品。

2005年他的第三本诗集《寂寞的歌人》出版，2006年出版的《凉月吹灯坐》是他的第四本诗歌集。

十年后，他又一口气出版了爱国诗集《八月的摇篮》、杂文集《玫瑰有刺》、散文集《童话边缘》及诗集《裸女图》，收录了他1961到2015年的部分作品。摸着墨香浓郁的文集，年近八旬的秦淮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静静地坐下来，抬头仰望着天空，看到了，他看到了，安静祥和的白云间有一条河，一条若隐若现的河，河上漂着花，漂着画，漂着诗行，漂着音符。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那河一定叫做秦淮河，蔷薇色的秦淮河，就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

后记：

对秦淮从完全陌生到似曾相识再到跃然纸上，历经了长长三个月的时间，期间赴英伦探望长子，然后赴福州领取冰心文学奖，空闲时那长长的五个多小时的访谈总在脑子里回放，后来又打开了他的11本文集：诗歌、散文、杂谈，由点到线到面，秦淮的轮廓清晰了，立体了，丰满了……不易，但成就感斐然。

除了写作、唱歌，秦淮在纸刻、油画等方面的天分也得天独厚。如今，他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李玉洁女士结为了夫妻，共同经营他们的墨玉斋艺术馆，其目的有二：一是传承文化；二是行善积德。这也是秦淮一贯的行事准则，祝福他们！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第八届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水映韶光 色绘行踪

新加坡第二代水彩画家 白荣盛



文图 · 邹璐

在新加坡画坛，白荣盛被认为是第二代艺术家中的佼佼者，但长期以来画家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默默耕耘，寂寂无声，除了参加画会的联展，甚至很少举办个人作品展。熟悉他的人会知道，他的每一幅画都不简单，都是有难度的，没有扎实的绘画基础和沉静的性格，踏实的态度是很难完成的。

自从1957年提起画笔学习绘画，78岁的白荣盛已经在艺术创作道路上走过超过半个多世纪。水映流逝的韶光，色绘走过的行踪，水色交融的水彩画创作就是白荣盛的全部艺术世界，也是他生命的全部。

艺术的起步比较晚

白荣盛(Peh Eng Seng)，1940年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福建安溪，这位从小在巴耶利峇(Paya Lebar)乡村

长大的孩子，回忆起童年，依稀记得以泥土地为画板，折枝为笔，任意涂画的童趣。印象中，父亲还曾对他说，如果他喜欢画画，长大了就送他进南洋美专读书。

但是，由于家境清贫，白荣盛从小就要参加劳作。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更是让他提前告别校园生活，进入社会谋生，以便帮忙母亲照顾家庭。白荣盛说，他的艺术兴趣与生俱来，艺术起步却比一般人来得晚。

1957年，当时刚满17岁的他听朋友介绍说赤道艺术研究会招会员，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人也可以学美术，从素描开始。虽然当时交通不便，从巴耶利峇骑脚车到中央医院对面的甘榜巴鲁(Kampong Bahru)赤道艺术研究会会所，距离相当遥远，路上要花费不少时间，但他还是毅然报了名。

庆幸的是，没过多久，赤道艺术研究会的会所转移

到芽笼32巷，交通便利许多，他更是如饥似渴，把更多时间留在了“赤道”。也正是在“赤道”活动期间，他认识了“赤道”的邻居，后来也加入“赤道”学习美术的庄宝妹，两个年轻人因为共同爱好走到一起，相互扶持，已经共同走过一甲子。

白荣盛说，赤道艺术研究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当时的年轻人都很有艺术理想。严于律己、学习认真、做事积极、团体的学术氛围浓郁，对年轻人很有激励作用。学习一段时间后，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同学就要提升，帮助新晋没有任何基础的初学者，无形中也锻炼了自己。

白荣盛说，他当时是属于“穿拖鞋的”，经济条件有限。学素描的材料费大约一角五分，学水彩的大约四角到六角，学油画会贵一些，可能是这样的原因，让他长期训练素描，打下良好的绘画基础，并以水彩作为主攻方向，久而久之，在水彩技艺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这位性情随和的艺术家，内心却有一种刻苦和刚毅。43岁那年，他毅然决定辞去全职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对于这样的选择和决定，他回忆说，是因为一直以来他喜欢户外写生，常和画友同道在新加坡河、牛车水等地现场作画。80年代初期，新加坡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市区重建工程，很多旧建筑、旧街道面对拆迁，让他痛心不已。为了留住城市记忆，他从急速行驶的人生快车道放慢速度并转换跑道，从此成为一个人生道路和行驶速度完全由自己掌控的自由艺术家，更是一位云游四方的旅行者。

他在自己的城市旅行，也在从东方到西方的不同国度旅行；边走边画，生活就是旅行和画画；一边看着大千世界，一边也在自己的水彩世界观照现实世界，并且大多数时候两夫妇结伴同行。听起来非常惬意浪漫，但实际上他们的经济条件有限，只能苦中作乐。只是因为心里有艺术的理想，宁愿甘苦与共，自得其乐。

艺术行旅走过东方西方

2013年，为纪念从事艺术生涯超过50年，也是步入古稀之年的自己一个“礼物”，白荣盛花了一年多时间，将过去数十年来的所有创作，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回顾、整理，以《情彩50年》为书名，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个人画集。

从这本制作精美的画集，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对自己艺术创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其中共收录历年个人创作158幅，从“赤道”以及南洋美专打基础时候画的人物速写和静物写生，不难看出画家早年的刻苦和扎实的基本功。绝大多数作品都是1983年转换人生跑道，作为职业画家所画。因为画家主要是通过户外写生完成创作，因此作品内容以人文风景以及自然风光为主。其中占据大多数的是人文景观，不同国家、城市的街头风景。

画家说，通常他在一个地点完成一幅创作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有时候是在无人经过的僻静陋巷，有时候是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嘈杂闹市。有时候画家是幸运的，会遇到友善温暖的过路人，甚至会递上一杯咖啡，一包点心，随性聊上几句，虽然素昧平生，却有润物细无声的煦暖 and 滋润；但有时也会遇上态度恶劣、盛气凌人的陌生人，每每遇到这种情形，明哲保身，只好温婉避开。所以，其实画家的每一幅画，一些场景，一些细节，背后都是有故事的。看尽世态炎凉，体会人间冷暖，难免感慨中来，一言难尽，就全部画到画中了。

这些现场写生的创作，不仅记录了数十年来他与夫人所走过的东西方城市，所看到的风景，也记录了他的日常、人生旅历、生活琐碎。更通过画面，记录了他的心情，他的思想，他对于人间冷暖，人事沧桑的思考。而无论经历了什么，在他的笔下一定是层次分明，光影交错，水色通透，恬静明快，带着水彩画所特有的清澈透明的质感和特性。正如已故新加坡画廊业先驱，热心推动本地艺术创作的德拉布彻(Della Butcher)女士所评价的：“白荣盛的作品独特地展示了一种哲理和发人深省的恬静，不论是本地或海外城市，海洋区域，以及日常生活的情景，他都能以特殊的敏感性，多方面观察和记录这一切，由于这罕有的特别感情，促使白荣盛成为今日新加坡杰出水彩艺术家之一。”

艺术追求渐显个人风格

水彩画是以水为调和剂，以透明的水性颜料在纸本上作画而形成，因此有其独特的审美效果。其中又以水韵和色韵成为欣赏的关键。

白荣盛的水彩画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色调柔和，色质含蓄统一。他几乎从来不使用过于鲜艳、明



水彩《槟城旧屋》(1999) 50x68cm



水彩《关丹渔村》(2013) 56x76cm



水彩《观音庙》(2013) 56x76cm

亮、强烈的色彩，而是通过偏暖色调颜色的深浅调适，融合分布，显示出画面及色彩的整体效果、和谐韵味，营造画面的气息和氛围。

由此可以感受到画家对于用色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以及层次分明的操作技巧。画家似乎尤其对明丽柔和的阳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光影对比有刻意的喜好和表现。在他的街景作品中时常会出现遮阳棚、遮阳伞，以及微微倾斜的伸出来的浅浅飞檐，曲折檐廊，让人立刻感受到熟悉的赤道阳光、南洋风情，也带出些许怀旧情调。

正如画家对于自己画集精挑细选的严谨态度，画家在处理他的绘画题材内容，以及构图方面，同样有一种严谨。他有不厌其烦地密密铺陈，细细描绘的耐心与沉稳，同时又有高度概括的洗练和从容，使到画面整体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细致入微处引人入胜，疏朗空旷处又显得空灵含蓄，带给人更多富有诗意的想象。

艺术创作能够有精湛的表现，仰赖于艰苦的技艺磨砺和长年累月的坚持创作，尤其以户外写生作为创作来源，更需要娴熟的技法和生动的表现，心手合一，留住时光。白荣盛的大部分创作是在新马两地或壮游山海，或穿街走巷而完成。他关注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体现贩夫走卒、小人物的日常。这类作品有历史，有当下，有世事变迁，有人间冷暖，久而久之，成为城市岁月容颜的写照，也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和回忆。加上作品不渲染、不造作的柔和色调，总是带给人恬静的共鸣，绵长的回味。

在海外风景部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湘西和巴黎。据说，画家曾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间多次到访中国湖南湘西凤凰城。在中国众多的古城中，凤凰城风景独特，人文气息浓厚，沱江穿城而过，两岸吊脚楼，古老青石板路的老街，两边密布店铺、摊贩和人家，还有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人。由于临水的缘故，湘西凤凰城尤其显得山清水秀，水气氤氲，薄雾轻拢，而水彩中的水色效果，对于表现这类风景和风情又显得极为契合。因此，在画家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山间岚雾飘渺，江上水气萦绕，沱江两岸永远热气腾腾生活着的人们，正如沈从文的研究者赵园在其文章中所描



水彩《尼泊尔街景》(2016) 56 x 76cm

绘的：“那是一个你我都熟悉且并未忘却的极古老而辽远的梦。”

对于每一位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法国巴黎是艺术家心中的殿堂，向往的地方。白荣盛说，对于巴黎，他有着持续已久的向往。2000年，他和夫人来到巴黎，并南下尼斯，在法国长住三个月之久，创作了一大批以巴黎街景为题材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显著特色是临街取景，仰视的视角观察和描绘，画出了古老的旧建筑，教堂的尖顶，繁复花纹的典雅围栏、窗棂以及悠闲漫步街头的行人和咖啡馆里的人群，带出高贵典雅充满浪漫气息的巴黎气质。

人们在观赏画作的时候，基本上首先是被画作的题材和内容所吸引，其次才进入创作技巧、绘画技法、创

作水准的品味和欣赏。但对于艺术家而言，可能首要的还是技术和技艺，这是展现艺术，表现艺术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好的作品永远都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思想和情感的交织。白荣盛有着恬静朴实的性格，踏实严谨的艺术修养和扎实深厚的艺术技巧，他的艺术创作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历久弥新，耐人寻味。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注：水彩《小印度》(2010) 50x40cm 见封底

参考资料：

《情彩50年——白荣盛水彩艺术》(2013年)

新加坡给华语 安上词式文本的翅膀



文·汪惠迪

1957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翌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并颁行。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

《汉语拼音方案》颁布13年后，即1971年，新加坡引进这个方案。1974年教育部正式宣布以汉语拼音取代沿用已久的注音字母，逐步实施，直到1979年全面采用汉语拼音，注音字母才进入华文教育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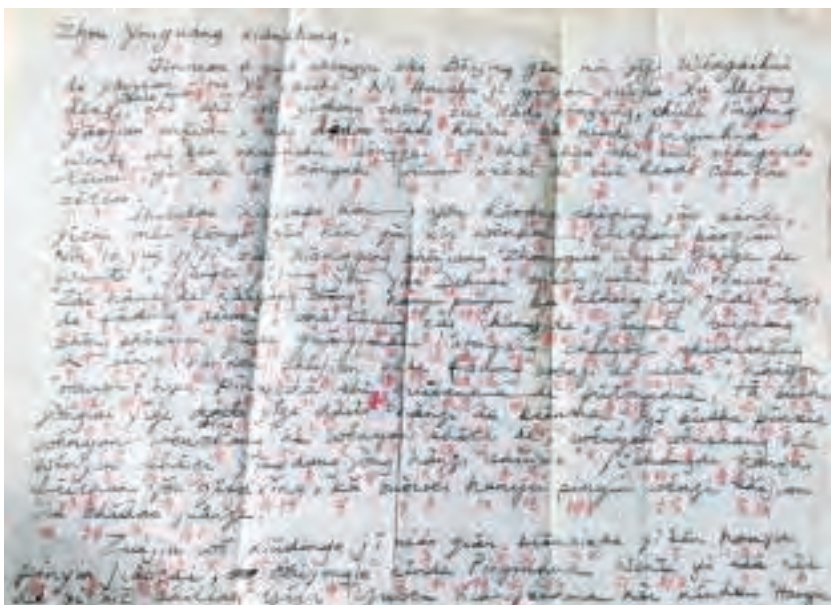
1980年，新加坡的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教授汉语拼音，直到六年级。经12年试验，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同时学习英语和汉语拼音而互相干扰的情形并不严重，教育部乃于1992年规定，学校可以从实际出发，自行决定提前一年或两年，即从小二下学期或小三开始，教授汉语拼音。但是试验一年后教育部就决定从小一开始全面实施汉语拼音教学，并且先教拼音，后教识字。至此，新加坡跟中国完全接轨，华族学龄儿童入学第一年，华文科就开始教授汉语拼音。

新加坡从1971年引进到1993年全面实施汉语拼音教学，经历了22个春秋。22年中，新加坡教育部从国情实际出发，通过试验，逐步调整，以至全面推开，稳步前进，可谓慎之又慎。又过了22年，到2015年，新加坡小学的汉语拼音教学终于上了一个新台阶。笔者欣羡地看到新出版的小学华文课本《欢乐伙伴》第一、二册，全面采用“分词连写”，摆脱了拼音与汉字逐个上下相互对照的注音式的窠臼。

在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新加坡的汉语拼音教学采用“分词连写”的方式，注重从小就培养学童的“词意识”，这一举措不但使新加坡的华英双语教学相得益彰，而且单就华文教学而言，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和口语表达”及“识字、写字和阅读”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分词连写”在新加坡的汉语拼音教学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成为一个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事有凑巧。也是在2015年，12月15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日内瓦正式出版了“ISO 7098: 2015”的英文版。ISO通过的以汉语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文献，称为“ISO 7098”；而“ISO 7098: 2015”有两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把汉语拼音按词连写的规则引入国际标准，二是把汉字——拼音转写的自动译音方法引入国际标准。此外，它还对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进行全面的说明，进一步完善了普通话的音节形式总表，给汉字的声调和标点符号补充了16进制代码，扩充了罗马字母的字符集。一言以蔽之，“ISO 7098: 2015”使汉语拼音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新步伐。

“分词连写”是正词法的基本规则。1988年7月中国发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草案)》，后经重新修订，由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2年6月29日正式发布，同年10月1日起实施。在此前后，中国官方发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1911年10月31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



这是1980年12月20日，新加坡一位华文老师写给周有光的信。全信用汉语拼音手写体分词连写，拼音下用红笔加注汉字。原件和周有光寄给香港友人的书信收藏在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档案局。此信第一段是：

周有光先生：

今年6月终于在北京跟您以及文改的要员如叶籁士，倪海曙及语言学界徐世荣等见了面，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除了聆听高见之外，还得到您的厚爱，把您的《拼音化问题》这本专书送给我，这真是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我从事语文学习的最好的参考资料。

则》(汉语地名部分，1984年12月25日)和《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1992年2月1日)，这些国家标准(GB)可以说是对正词法基本规则的细化与补充。中国编写与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大多按照正词法拼写课文和词语，全书附有“生词表”，而不是“生字表”。人民币、报章杂志及产品名称等等，所用的汉语拼音大多采用分词连写，这说明社会上到处都在应用正词法。可是，中国的小学语文教材一直采用单字注音，不采用分词连写，把“一会儿(yīhuìr)”“一块儿(yīkuàier)”这类用三个字记录、必须整体拼写的双音节词儿，用空格分成三个音节：yī huì er 和 yī kuài er。而在新加坡的小一华文新课本下册中，笔者看到“一点儿”和“不一会儿”的拼音是 yīdiǎnr 和 bù yíhuìr。

《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制订人之一、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早在2000年2月18日在给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教授的信中说：“分词要从拼音做起，还要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如果在小学的拼音教学中，拼音一概分词书写，形成习惯，就能够事半功倍。”令人遗憾

的是，周老高寿112岁，然而他所表露的“分词要从小学的拼音教学做起”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未在自己的祖国实现，却在异国他乡的新加坡实现了。还可告慰周先生的是，2017年6月29日，中国汉语拼写教学研究中心成立，隶属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它将着重对改进汉语词式文本格式进行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推动汉语插上词式文本的翅膀走向世界，实现无障碍国际传播，让全球人民轻松学汉语。

《汉语拼音方案》是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十几代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伟大的语文建设工程。《汉语拼音方案》“造福社会，服务世界，联结古今，融通中外”。60年来，中国的专家一再撰文称《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与此同时，中外人士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批评也从未停歇。

今年暮春，笔者出席在中国江南某地举行的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收到一份香港学者制定的《国语(普通话)全罗马化系统》(简称《全罗马》)。作者列举汉语拼音的十大缺点，说它“难学易忘”，主要原因是“韵母设计非常差劣”，“另一个致命伤是它的声调标示法”。作者认为自己所拟订的《全罗马》新方案“威力强大”，已经是“一种依附在国语(普通话)上的拼音文字”，并已获得特区政府的资助，作为“向世界各国申请专利之用”。

6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时，官方就说“在实践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可见，“最佳”不等于“完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完善”这个方案，但是，“完善”并不是推倒重来，另拟新方案取而代之。“完善”着眼于应用，着眼于拼写功能的发展。一旦真正“完善”了，就是一个好的拼写工具了。到那时，全球华人使用“一语两文”(一语双文)，即华语、华文和拼音的时代就来临了。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你的膝关节退化了吗



文图 · 李日琳

最近，有些40-50岁的朋友常问：每天早晨起床时感觉膝关节僵硬，下床稍微活动后逐渐缓解；或者盘腿坐太久以及久蹲站起的瞬间会感觉膝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一下就好转。特别是新加坡年底潮湿寒冷的雨季里，上述症状尤其明显，有人甚至无法下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是膝关节发出退化的信号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人生谁都不能避免老化的到来。

膝关节是人体中最大的关节，也是人体最大的承重关节，它支撑着人体大半身体(除小腿和脚)的重量。它承受的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机会就越大，肌腱也就越容易受伤，关节退化也就越快。所以，膝关节是人体最容易受到伤害，最容易老化的关节之一。

膝关节一旦产生病变，就会造成膝部疼痛，甚至无法行走。中老年人的膝关节病变，原因可能很多种，其中退行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退行性关节炎的成因

退行性关节炎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简称OAK, 主要是老化引起，随着年龄的增加，起润滑作用的关节液会减少，这时膝关节如果负重太大，摩擦频繁，就会刺激软骨下的神经末梢，使人感觉疼痛。所以，早期退化性关节炎的主要症状就是上下楼梯时感觉膝关节酸痛不适，或是走路太久、爬山、跑步时膝关节隐隐作痛，有时还可听见“喀喀”声，且无力感。一般，退化从40、50岁就会开始发生，60、70岁变得严重。超过65岁以上X-ray检查至少一半以上的人膝关节都可看到发生退行性的改变。

这是因为年轻时，软骨的修复能力好，随着年龄增长，软骨的修复变得缓慢，再加上经过数十年的劳损，软骨磨损得越来越薄，甚至不见了。并且关节一旦开始磨损，关节的边缘和软骨下方，骨质会产生增生硬化，受到按压后缓冲作用减弱；同时两侧的膝关节韧带也会因磨损而造成关节的不稳定，对髌骨的保护作用也下

降，所以平时并不会感到疼痛的膝关节，用手按压时仍会感到疼痛刺骨。

而到后期，退化严重还会产生骨刺，长期磨损脱落的软骨碎片会在关节内移动，造成摩擦和疼痛，甚至使关节不能活动；还会引起滑膜囊、关节囊的发炎，病人的关节会非常地疼痛、红肿、水肿，甚至变形。有些人的膝关节会渐渐内翻或外翻，形成O型或X型腿。

西医的治疗

服药：早期有轻微的疼痛，一般给予Panadol止痛药；并发炎症时，给予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同时口服保护软骨的Glucosamine(它也是软骨基质的合成原料)和软骨素Chondroitin。

打针：疼痛严重时可以在关节内注射类固醇药止痛，虽然可以抑制炎症，但也可能加速关节软骨的破坏；目前还有另一种关节内注射药，保护软骨的润滑剂-玻尿酸钠，它也是关节滑液和软骨的成分之一，注射玻尿酸钠可以帮忙减少口服止痛消炎药的剂量。

人工关节的置换：如果保守治疗不成功，关节疼痛和僵硬严重到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时，就要考虑手术，置换人工关节。

中医的认识

中医学里退行性关节炎属于“痹症”、“骨痹”范围。《内经》说“五八肾气衰”“七八肝气衰……形体皆极”。肝主筋，肾主骨，40-50岁后肝肾气血衰少，肝血不能养筋，肾精不能充骨；加上本身正气虚弱，不能抵抗风寒湿等外邪入侵，进而发病。气滞血瘀，寒凝湿蕴，血不养筋，肝不柔筋，导致关节痹阻，产生肿胀、疼痛、积液、活动受限，以致关节畸形。

中医的治疗方法

1. 中药

需要具体分析每个患者的情况，辨证用药，如：

肝肾不足的需要补益肝肾，温通经络——右归饮加减，可选用熟地、山药、山芋肉、枸杞、杜仲、肉桂、附子、炙甘草等。

湿热下注的需要清热利湿，通络止痛——四妙散加减，可选用黄柏、苍术、怀牛膝、薏苡仁等。

气滞血瘀的需要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身痛逐瘀汤，可选用秦艽、川芎、桃仁、红花、羌活、没药、五灵脂、香附、怀牛膝、当归、地龙、甘草等。

风寒湿痹，久病见虚的需要补益气血，温经通络——独活寄生汤加减，可选用独活、桑寄生、秦艽、防风、细辛、当归、白芍、熟地、杜仲、怀牛膝、人参、茯苓、炙甘草、桂枝等。

2. 针灸

针灸可以止痛、消肿、促进血液循环，能够直接缓解疼痛，放松僵硬的关节，对膝关节炎的治疗效果很好。常用的针灸穴位有：阳陵泉、阴陵泉、犊鼻、足三里、梁丘、血海、委中、承山、内外膝眼等，可以电针，也可以加艾灸或拔罐法。一般观察以电针加温灸效果最好，数次治疗后症状就能缓解。



针灸可以止痛、消肿、促进血液循环



拔罐治疗

3. 推拿

适当的推拿对膝关节炎也有很好的疗效，在患病局部使用揉法、摩法、拿法、研磨法、穴位指压等方法治疗，可以直接放松痉挛及纤维化的组织，改善膝关节的血液和淋巴循环，减轻关节的肿胀，增加肌肉的弹性。适合作为平时的保健。但是在急性炎症期间最好不要使用推拿，以免炎症扩散。

针对退行性膝关节炎中西医的治疗都可以减轻患者症状，缓解痛苦。但要选择的治疗方法，也要因人而异，最好是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4. 药膳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对关节有帮助的食物。中医食疗，对退行性关节病变有一定的疗效。对关节有帮助的药膳很多，最常见的是杜仲猪脚汤：

取杜仲15g，怀牛膝20g，胡椒根15g，猪后脚约200g，加水适量同煮，煮至猪脚熟软，喝汤连肉吃下。可以壮筋健骨，祛风行血，濡润关节的作用，对关节的退行性改变有帮助。

日常护理

退行性膝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包括：中老年人，过度肥胖者，运动员和膝关节曾经受伤过的人，所以针对这一群体应特别重视膝关节的日常护理及保健，包括：

1. 首先要减轻体重；

2. 适当的运动，不能太多但也不能不动(适度的运动可以加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帮助减轻关节所承受的压力。运动前要热身，运动方法要正确，要量力而为，不能过度运动)；

3. 适合的运动，包括游泳、散步、骑脚踏车、太极等缓和而不增加膝关节负荷的运动；

4. 不适合跑步、爬山、上下楼梯、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等激烈的运动；

5. 平时最好穿戴护膝保护膝关节，上下楼梯要扶扶手或用拐杖；

6. 避免提重物或背负太重的行李，避免蹲跪姿势过久，以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

7. 均衡饮食，适当补充glucosamine；

8. 尤其要注意锻炼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特别是股四头肌(位于大腿前面的肌肉)。股四头肌可以缓冲足部着地时的冲击力，减轻关节的负重和应力。若股四头肌萎缩无力，会使膝关节失去保护，变得不稳定。通过锻炼股四头肌，可以加强膝关节的稳定性，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促进关节的康复。

简单的锻炼方法

坐在椅子上，大腿平行于地面；伸直右脚，脚趾指向自己，定住5秒后，放松。左脚重复。这样左右交替，重复10次(如图)。



注意：锻炼时要保持膝关节伸直，在膝关节有积液或有疼痛时不影响锻炼，保持膝关节始终在伸直位时，通常也不会使疼痛加重。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问题小说在新马



文·陈耀泉

新马现代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直接影响、催生之下形成的，这点杨松年教授在《中国文学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一文中有很详细的说明：

五四运动在马来亚的反应虽然比台湾来得早，新加坡和马来亚报章也要到运动发生的十天后才刊载有关消息。如马来亚的《檳城新报》于5月15日刊登有关的新闻，新加坡的《振南日报》于5月16日报道此项消息。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章更要来得迟。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至1922年6月29日始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连载15期。然而马来亚在整合新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像中国，或者台湾那样，受到旧文学界的责难。相反的，它是在旧文学的作者的提倡之下振兴起来的。

虽然新马华文报章要等到五四发生的3年后才开始登载胡适等人的理论文章，但新马第一篇现代小说《洞房的新感想》(作者双双)却早在1919年12月23日就出现在《新国民杂志》上。新马之所以没有像中国大陆和台湾一样出现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的保守势力，主要是南洋一带的华人多半是来自闽粤二省的底层人民，他们之中文化水平低下甚至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之乎者也绝对不是他们所能接受得来的表达方式，反之报章杂志要进入他们的世界里，浅白易懂的语言是先决的条件，所以当时的报章的编辑人员如张叔耐、林克谐等虽然都精通旧学，古文功力深厚，也都大力提倡白话文。这样的社会现实，为五四新文学登陆新马文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年南洋一带的华人，虽然身居异域，但是在心灵深处却一直心系祖国。其实他们之中许多人的南迁只是为生活所逼，暂时寄居他乡，一旦赚够了钱，便收拾细软，回返祖国。换言之，数千里的距离丝毫没有切断这些游子与母国文

化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家事一桩，而不是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新闻，全盘接受新文学也是极其自然的事。

新马现代文学之受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有非常清晰的轨迹可寻，问题小说的出现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何谓问题小说呢？《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这样的说明：

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它与问题剧一样，都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当时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播为背景，形成了文学必须接触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主意主张。俄国文学、东欧文学、北欧文学特别是易卜生密切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进步倾向，也影响并促成了中国问题小说的兴盛。周作人说：“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陈望道、沈雁冰等认为：问题小说就是“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等问题或以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短篇小说，如他自己所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

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流行，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着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五四时期罗家伦、俞平伯、叶圣陶、冰心和王统照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显现了问题小说的端倪，但是对于问题小说的界定，学者们的观点却不完全一致，比如钱理群等人就以为只有描写个人、子女或家庭问题的小说才是问题小说，因此断言“‘问题小说’流行的时间不长”，而杨义却以为“问题小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广义地说，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在作家以文学参与历史发展的自觉性非常高的新民主主义时代，这种广义的问题小说从鲁迅到赵树理，实在是举不胜举……”他也指出“鲁迅的《狂人日记》曾被视为问题小说的先驱。”虽然杨义也承认“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有其独特的含义”，“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

学生青年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是流派竞起之前的特殊形式的‘为人生的文学’”。

文学界各家对问题小说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就字面上诠释，问题既可以是个人的问题，也可以是家庭的问题，更可以是国家社会的问题，不管是大小，小说中只要一提出问题，便成了问题小说，因此除了一些描绘风花雪月、记叙生活情趣或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文章之外，大部分的小说几乎都可视为问题小说。但是早年出现在新马文坛上的一些问题小说，其探讨的问题却明显地只偏向于个人或家庭，也就是说比较符合钱理群等人所理解的问题小说的范畴。

上头提到的新马第一篇现代小说《洞房的新感想》，就是问题小说。作品内容很简单，它描写在一个热闹欢腾、喜气洋洋的婚礼上，作为新郎的好友的鹤朋却心事重重，一个人躲在墙角发愣，另一友人石声上前打招呼，两人便谈了开来。原来鹤朋正为自己不愉快的婚姻所困扰，也曾经考虑过离婚。在好朋友的追问下，鹤朋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观点：

至于离婚念头，我是早已打断的了。去年我为这桩事，同周静辅商量，他说：现在社会的风气这样闭塞，慢说父母亲族不许提这离婚二字；即提出去，那不相干的路人，不问青红皂白，先要痛骂一顿。法庭里准不准还是一个问；即使是准了，你也应替女的一方面想一想才是啊！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寡妇再嫁，还说她没廉耻——那男人再娶，以及三妻四妾的，都还说是应该，此等事虽没有丝毫公理，但现在的女人那(哪)里逃得出这恶习惯的圈子呢？离了婚的女子，是更不必说了，男的再娶，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我们做男子的心已不安，万一女的寻了死，那时男的良心上觉得怎么样？

鹤朋这段话，其实也就是作者所要传达的婚姻观点：在这社会风气闭塞的南洋地带，离婚一事可千万别随便提起，因为一离婚，女方便得一生守活寡，所以男人即使婚姻不如意、不幸福，也只好认命，切莫为了自己，害了别人。

作为新马第一篇现代华文小说，虽然它的内容肤浅，思想单薄，写作技巧幼稚，即连语言文字的掌控功夫也很不到家，然而作为新马现代华文文学发展的里程

碑，它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它的文学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同样是表达对婚姻的看法的，还有周丕承的《船中之一夜》。这篇小说于1925年4月25日至5月5日发表于《商余杂志》，内容与《洞房的新感想》大同小异，也是通过两个友人之间的交谈，表达了作者的婚姻观点。

青年邹守愚与友人在船上因为不能入眠，所以到舱外聊天，而话题就是年轻人的婚姻大事。邹首先开出择偶条件即：一、婚姻最重要的是双方需有真爱，而为求真爱，便必须下定决心与“家族主义”对抗，不能任由长辈安排；二、理想中的配偶要有些普通知识，能了解男人和女人在世界上的关系，要有互爱互助的精神，在经济上能分担一部分责任，此外还需有平常的品貌、温和的性情和健康的身体。邹不拒绝由友人介绍撮合的婚姻，但必须符合以下各条件，即：“一、要不带丝毫旧式婚姻的色彩；二、对于聘金暨一切无谓之物，完全打消；三、交换一张现时的像片；四、须互相通信，作交换知识传达感情的媒介；五、须俟女子于中学同等的学校毕业，然后结婚；六、结婚的仪式，须由男女自行规定，家长不得干涉；七、结婚后如双方都愿意在社会上服务，家长不得阻滞。”

为婚嫁设下这么严格的dos and don'ts，我猜想作者应该是个思想严肃、对生活抱着积极态度的年轻人，但这些条规如果作为个人婚姻的规划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地是值得赞许的，而做为文学题材，恐怕就不是十分恰当了。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几十年前的南洋一带，在盲婚、买办婚姻、长辈操纵的婚姻以及形形色色的不文明婚姻还是主要的嫁娶形式的大环境下，开导文化程度低下的民众认清婚姻的本质及意义，看来是有其一定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的。我们只要看看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把机房所发出来的隆隆之声，比喻做赞美之歌，祝贺邹守愚理想婚姻的实现，也做为对婚姻失败者的激励，就可知道在当时这完全是个严肃的、非常迫切的课题。

……惟那舟中的机轮，仍然努力不息的工作，伊伊隆隆的机声似乎唱着赞美之歌，祝祷他的理想实现，又好像对着许许多多的失望者说：

“亲爱的朋友们呵，不要悲伤吧！这沉沉之夜，茫

茫之海，将要过去了，你们不看那东北方已渐渐有红光了吗？那水天的尽处，已约约现出彼岸了，要知道沉沉之夜，无论谁都要经历的，只要不灰心，努力打破夜的黑幕，航过海的幅员，一登彼岸，就见清朗和美丽的晨光，便是光明愉快的大道。朋友们呵！不要悲伤，努力猛进吧！”

小说固然反映了当年南洋社会的婚姻问题，但是在写作技巧上，这篇文章比起《洞房的新感想》来，手法却更差，虽然它的成文比起前者要晚了将近六年的时间。除了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不够成熟之外，在文章的剪裁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严格地说，小说所包含的内容，只要千多字来表达就已经绰绰有余，但是作者却拉拉扯扯，极尽拖沓之能事，写了大约2500字，尤其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篇幅的开头部分，交待邹守愚的出身、家事变迁及生活境况等等，都与题旨无关，应该统统删掉。

这两篇作品，不论是内容还是写作手法，都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新马现代华文文学是来自中国的五四文学，就把两者相提并论。我们这里早年的写作人可不是鲁迅、茅盾或巴金、沈从文，也不是那些有机会游学西洋东洋并且都弄了个博士硕士头衔回来的学者专家如胡适、梁实秋等人，他们只是一群来自广东、福建，文化水平不高的低下层劳工、农夫和渔民，他们在一日的辛劳之后，还能以些许剩余的精力来从事文学活动，这一份坚持本身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况且这还只不过是新马现代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如果以今天的要求来评说当年的作品，那是很不切实际的。

注释

- [1]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 BPL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2000), 页34。
-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页978-979。
-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页50。
-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页229。
- [5] 同注4。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你说去看海

作者·孙宽

（一）你说去看海

你说去看海
今天，我就爬上了炮台的高岗
一个岛，一个国
四处都见海
繁忙的海，被了望和争夺的海口
走出去就看到历史
消亡的时间忘记自己，猜想
每门大炮都曾经过
硝烟战火无数，遮掩着
每一次争夺战胜利者的微笑
十七处炮台的自然生态园，而今
都落满古迹的枯叶，只为
寻找孤独，亦或是排遣治愈时光的
一个角落，不必再躲藏
被保卫与呵护的灵感
鸟鸣和海浪
三宝石上的青苔
运弹地道口，我遇到了
孔雀

（二）狮城邂逅

晨光中，早班车上
人影稀疏，一天接一天的邂逅
终于，你羞怯地
抬起眼帘，我看见了
星星的微笑，这一瞬
狮城多了一对
恋人的身影

克拉码头的波光，缓缓浸心
三杯两盏，蹦极跳如痴如醉
尖叫的惊心动魄，相拥的
是思乡的两朵寂寞
心跳，又一次开始倒计时
远处幽幽的午夜钟声，期盼
酝酿出奔腾闪烁

我们是蝴蝶，两只翩翩起舞的快乐
在无尽的繁花里
柔软，燃烧着形影不离
双溪布洛湿地的足迹，无法丈量
穿越红树林的鸟鸣
组屋檐下的月夜，绵绵书写
四季花开的誓约

狮城，一个年轻的幸福
步履轻盈，而坚实

（三）新加坡河，我的家

我是一只小水獭，新加坡河
是我的家
我睁开眼睛，眼前
是无垠浩瀚的星空，蓝色的梦
撩动滨海的金沙

我是一只小水獭，红灯码头
有我的玩耍
我梦见，我是一条会飞的鱼
鱼尾狮的鳞片，长满闪闪金光
彩霞路过朝阳，托起我和它

我是一只小水獭，从罗敏申
一路游到克拉
自由和漂流，绽放在
历史和传统的香醇里，灵动着
生生不息的青春年华

我是一只小水獭，新加坡河
是我的家
霓虹灯下，镭射如昼的滨海湾
平衡着天下纷争，一座花园
链接着东西方文化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交通方便 场地宽敞
冷气设备 一流音响

喜宴、集会、演出、展览皆适宜

欢迎各界租用
宗乡总会礼堂
会议厅

特价优待
会员团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 Tel: (65)6354 4078 • Fax: (65)6354 4095
网址: <http://www.sfcca.sg> • 电邮: admin@sfcca.sg



白菜盛水彩作品《小印度》(2010) 50x40cm